

●序

孔北海云：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五十之年忽焉也至。人生一世，真如駸駸驰隙也然。大抵安乐之时少、忧患之时多，岂惟忠臣孝子剖心泣血，即保身明哲，其于平夷境会遇之能几？余视少年时犹昨耳，殷忧多故，曾亦屡更。及今老大徒悲，黯然神往；悠悠忽忽，竟不知何以至此！十岁以前勿论矣。自十一岁先大夫捐背，迄今四十年来，其间晦明风雨、悲忻得丧，所可为色舞者几何！流涕太息者又几何！历历在我目前而追之已杳不可得，尽归于夕阳流水也久矣。故为子则藐而哭父、晚而哭母，为父则哭将嫁之女、将婚之子，为夫则哭妇，为诸生则蓝缕其衿二十余载，为臣则灰堤沙岸、攻金削筑、离夫妻子母而若不敢保其生，为农则五柳储瓶之粟日以匮、先人一二不腆之遗半为富人属券。上之不能高议云台之上，分圣主宵旰忧；下之不能翰香墨蠹，昭垂来祀！仅仅张季鹰蓴菜鲈鱼，向瓷罍闻消遣愁日。而二三年来日以眼泪洗面，西河共北堂交痛，掌珠与眉案偕伤。抚今凭昔，低徊问影，有一善状可容自慰者耶？至于鸡鸣如晦，羊肠空叹；一剑衔恩，孤琴绝鼓；黄公酒罍之醉，步兵穷途之哭；岂无窆贫之怨，或多儿女之情：简点生平，悔尤实甚！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况我侪欤！爰昉己丑弧辰、迄兹丁丑，稍为诠缀，窃附于知非之义焉！李群玉诗：往事隔年如过梦，旧游回首漫追思。日久情湮、凝眸而恍忆者，亦什之二三而已矣。庶几感慨系之，吾聊以记吾过也。

崇祯戊寅夏五之望，天寥道人叶绍袁撰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一

崇祯元年，故冤死吏部验封员外郎周蓼洲，已赠太常卿，锡谥忠介，廕子胄监矣。五月十五日，三学诸友，复连具呈抚院，欲请建专祠，以示风励。李抚台和颜细商，然终以题请为难，诸友谈及机户陆元科建祠冒破，狐假横行诸罪，今虽在狱，尚未受刑责，何以惩恶？抚公然之。不一二日，提陆元科责六十板。其凿凿言之者，文启美也。今周宦祠在卫前。

旧岁十一月中，新科毛宽，因索牌坊银，乘醉打坏库吏公廨器物，复至库房逼索。吏稟知正堂，陈文瑞令人推入库房内，锁闭竟日，将仆重责羁铺。诘朝酒醒，愧悔，邀请同袍往县谢罪。中尊声色俱厉，毛君囚服哀求方释云。新贵人自取其辱，酒之误人如是。一二载后，毛君竟尔夭亡。

学院陈保泰，三月终，岁试苏郡已毕，至七月十三日，仓卒去任，竟未及获案。陈亦魏党，后列名逆案云。

七月十七以后，连日大风，天气凉若深秋。二十三日晚，风雨大作，至二十四辰刻方止。

闻杭州钱塘门外，及海盐、萧山、宁波诸处，海水沸涌，逾城而入，舟航冲击糜碎，漂溺死者亦无数，水之为祸烈矣哉。

崑邑故相顾秉谦，向以附逆不协人望。后家居复贪横。戊辰夏间，士民纵火毁其连云之第为丘墟，抢散其资，此老挟重赀窜至郡中，典房暂居。三学诸友不容，具呈各台，必欲驱逐。顾老不得已仓皇徙避。闻往白下寄迹。未几，病卒。后其子潜移葑门内，亦为里中不容，遗其粗重宵遁焉。

崇祯二年正月初十，吴淞崇明兵，因缺饷至十个月，众皆怀愤，蜂涌来苏。城中闻报大骇，太尊王时和急令闭各城门，抚院曹文衡严提吏书重责，并责府主面前延缓之非，速处各项银钱，令理刑王瑞柟亲押至彼分给，兵乃随去；城门傍晚始开，亦大变也。

更闻徽郡兵乱，至杀备兵使者，尤为可骇。苏守王时和以稽饷之故，抚按不满意。二月中，托终养之名去任，继之者覃怀史应选，于七月初八月履任，与抚院同乡土，又同科进士也。

少参范长倩，居天平山精舍，拥重赀，挟众美，山林之乐，声色之娱，吴中罕俦矣。三月间，长倩他出，忽有群凶乘夜劫之，约去金银珠宝三万余金。语云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，长老亦有以自取哉！自是惧而移居郡城矣。

陆灵严之孙陆九者，妻固儒家女，工笔札，偶写一此屋召租票，黏于租房，不意里、中恶少揭去，互相传视，作轻薄语。夫闻，咎其妻不已，因恨群小，往詈之，恶少愈猖獗，复登门毁器，排闥肆殴，其妻愤甚，遂自缢死。夫讼于官，乡绅白之上台，严究抵罪。一戏谑间，竟激成人命重情，不可不戒也。

魏党倪文焕，已问遣戍，后又提解赴京，彼尚冀可生，令人载赂至苏，分馈要人之将入朝者。左春坊赞善姚希孟，不受其馈，执其人送官系狱，后虽释去，倪文焕至京，竟坐大辟，秋后处决。

阊门月城内，有卖铜器古玩者一人，独宿在店，为群奸诱至城上，杀之，席卷店中所有，后获其盗，乃水关闵氏之婿钱口及谷周子，皆无赖恶少。

己巳四月，吴邑令陈文瑞为工科祖重烨所纠，有旨着抚臣查确具奏。陈公多方推挽，恋不欲去，自被劾后，仍日坐后堂理事。延至八月中，祖工科以他事削夺，按臣覆奏，力为周旋，十月中旨下，竟得仍旧供职。

四月二十九日。午后，地震，未若天启三年季冬之甚也。

朝廷责饷东南甚急，苏郡米价涌贵，迟至六七月，出兑尚未完。县令连日下仓严比，仓总无赖者，逃窜颇多，累及亲戚正身赔补，民苦甚。兑军又加意勒索，每粮一石，折银一两有余，粮艘延捱不发。七月中，漕储道将旗军重责，并将运粮千户捆缚游行示众，各船方星驰以去。

都督同知毛文龙，浙人也，总兵镇守平岛，功罪未定有议。经略袁崇焕受

阁臣钱龙锡之旨，巡历其地，俟彼入谒军门，执而斩之。闻钱公又受教于陈眉公，以为祛除海内一大蠹，为奇功秘计也。厥后部下之众，投虏作崇，孔友德为祸尤烈，不能不归咎首事云。

京师九月二十五日，决倪文焕、李夔龙附逆诸臣，惟高道素以营造王府，侵匿工价，致造作不固，正殿梁坠，震惊亲王，问斩，亦遂同决。

十月中，北兵入□□□□□，京城九门昼闭，各抚臣起兵入援，应天巡抚右副都御史曹文衡选卒三千，以内防同知袁世榮为监军，统兵赴焉。

十一月初二日，戮囚于北寺前，凌迟男女各一人、斩四人、绞一人。

初七日，为冬至节，虎邱大殿楼塔，晚间一火而尽，名胜之地，顿成煨烬。守殿一老僧，误遭此火也。僧亦赴火而死，重建费广，未知何年得复故观。

二十一日，阊门吊桥西■〈土免〉，辰刻发火，延烧二百余家，繁华闹市，条成瓦砾之场，其焰竟日不熄，较天启七年之火尤烈，言之可畏。其房俱大家利藪，不两月已皆鼎新告成，无隙地矣。

十月十七日，抚院委官戮三人于北寺前，乃池州解至劫库盗也。一冬再决重犯，亦属仅见。

皇上以袁崇焕不能平□，拿禁在狱，深恨兵部尚书王洽迟误军机，且通□有迹，戮其全家，即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申用懋代之。此十一月事也。不久，申亦罢官归。至十一年冬，寿七十九，考终于家，父子及身司马，盛矣！

崇祯三年，北兵久屯永平等处，朝廷征粮甚急，小民不胜敲扑之苦，因粮船未及修，各州县俱封客船运粮河中，甚至封及游船，大为扰害。

三月十六日，雷击常熟山一进香者，十七日，尹山击死四人。

五月十一日，上塘一牛，忽断索奔突，触死一人，被伤者数人，地方报官，官令牵牛易银，备棺以敛死者。

理刑王瑞柝忤抚台，罢去。其所以相忤，因抚公在私衙有内戚劝其谢事者，曹公言俟费满百万，即当告归耳。偶一门役在外厢，有咳嗽声，抚公闻之大怒，恐其泄所语于人也，即发刑厅，欲立毙之。理刑叩其得罪之故，门子具言所以，刑尊怜其无罪，乃纵令遁去，而伪以死报。然耳目难掩，抚台闻之憾甚，故厄其陞迁之路，竟抑郁解官去，士林惜之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按台饶京阅操，一蓝旗手为铅弹铳所及，立毙于演武场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二

崇祯四年正月元宵节，齐门外东汇，创搭诗句故事十三种，竹篱茅舍，人物器皿，花木墙扉，事事逼真，皆具体而微，观者摩肩叠足，亦胜事也。

一日中，崇明兵变，至缚县令。

三月中，吴江赛会三日，闻有生龙活虎诸异物，好事者皆呼舟往观。

崇祯六年，按台祁彪佳，即向长洲令祁承■《火业》之子，山阴人，妙龄进士也。少随父在署中，素谙吴郡风气者，为政平易近人，而严于惩恶，吴中有积棍王万洲、酈来远、俞太及杀母一人，祁院乃会乡绅士民于玄妙观中，杖郡凶百余，立毙之，肆之于市，幸逃免者章鋤一人耳，众心悦服，士民赴阙请留再按，不允，仅满任而去。

吴江乡村，有算命卖药之妇，窃人幼女，藏于舟，以火烧其手足指，十指几尽，仅余一二矣。其女痛极，则脑髓坚实，利斧劈取之，以和邪媚之药，可取厚费耳。会此女一日哀号声彻，为人所觉，执送于官。因群情共愤，捶击者众，未及正法，随毙于狱。上台严禁，此辈不敢游于苏。

松江乡宦范文若，送官重治一家奴，奴乘间归，手刃范宦，母子俱死。

流寇为患，残破郡邑，渐逼南畿，焚毁凤阳皇陵，抚院张国维统将卒赴援。

。

崇祯八年二月十二日，我师战败于宿松镇，苏郡指挥包行甫及诸武弁听用阵亡者踰十人，被伤及士卒死亡尤众，抚院悯之。未几，俱蒙恩典。

吴江烈妇陈氏，张士柏之妻也。年甫二十二而夫卒，止遗一幼女，茕茕孤寡，夫弟士松，贫无赖，因嫂少艾，潜许嫁与徐公为妾，妇不知也。至期，先令邻姬投宿归家，更余鼓乐及门，邻姬启扉纳之，妇不能抗，为众拥扶入舟。至徐家，妇号泣不从，徐知有变，诡云为仆娶妇，妇愈愤骂。徐之族人妇，即烈妇之侄孙女，闻之，乃伴妇至其家。天明送归伊父陈俊处，父讼于官，徐亦讼。吴江令章日价，误以孀妇服未终而图嫁，遂置之狱，虽判离异，而妇之贞心不白矣。适本府刘理刑查盘至松陵，陈族青衿往诉，乃得保出。时代巡路振飞按临松陵，妇先缝纫周身之衣，暗藏利刃，入诉柏台，已准行矣，即挥刃自刺而毙，代巡目睹心伤，发银十两殓殓，行牌吴江，提各犯，责八十板，抵罪。具疏题请，得旨旌表建祠，而云间士夫吊祭谏赠者如市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千钧，烈妇之谓哉！

章令一日入郡，谒抚公，甫出登舟，聚卒，人谓其中暑，未知何故也。

淮安三科武举人陈启新，建言中窍，特授吏科给事中，不测之恩也。

夏间，□忽入内地，烧毁天寿山皇陵，戕杀掳掠，不可胜言。闻向有归附夷丁隶边帅麾下者，向因粮饷久缺，潜通外寇而招之入，故防闲不及，遂至狼狽。皇上宵旰忧深，诏各巡抚领兵入卫，至秋间，其欲既饱，四方之兵亦大集，才出禁北去，途间斫树去皮，大书云：各官免送。其恣横至此，惜堂堂中国，不能大创之者。

二月中旬，江北复报寇警，抚院委官统兵赴之，既点集而犹未启行也。吴江庠友莫若鼎，治戏酌于家，有隶戎籍者叩门欲进观，阍人阻之，大肆无状

，操刃刺其仆，贯颐，并伤莫公之面，血流盈颊，急往诉于军门，立刻提兵，各责八十板，收狱治罪。其冲锋受杖而毙，岂非自取哉！莫家在郡城。

季冬望前后四五日，大寒，河港冰坚如石，舟楫不通，亦迩年所未睹。

祯崇九年丙子秋，宫詹姚孟长病卒，阁学文文起未几亦卒，侍御顾岩叟冬间亦卒，郡人作一对云：姚希孟、文震孟、顾宗孟三孟俱亡，莫非命也！陈古白、董思白、范长白一白仅存，亦曰殆哉。长白寿至八十五而终。

兑军殴伤崑山县令叶培恕，抚院薄惩而已，近辈愈肆，渐何可长！

常熟宦钱谦益、瞿式耜，家居已久，棍徒张柏台，因宿愤欲倾之，摺摺附会其不法事数十款上奏。有旨提解来京究问。自丙子冬至丁丑春，淹留郡城，未发，后至京，法司审毕覆奏，重惩告诉诬妄之罪，而两宦释归。

丙辰进士申绍芳，文定公孙乡科经峪大参之子也。已任福建右布政，次进表，过家久留，令人入京，欲谋开府，为竞进者所摘发，铨部以闻，有旨提解下狱，力为周旋，得从轻谪戍金山卫。丙子冬，抵家，亦云幸免矣。

崇祯十年丁丑元旦，日食，元宵夜月食，俱在岁首，度非嘉祥也。米价向来腾涌，冬粟每石一两二钱，白粟一两一钱，此荒岁之价，而吴民习为常矣。自去秋及春，油价增至每斤净钱七八十文，大为可骇。三月中，有兑粮指挥泊舟枫桥，偶被贼窃，诬及附近饶裕之家。执其人，酷加吊拷，抄抢其家，群愤然不平。十五日指挥以事入城，众相约尾其后，至西城桥，群起而殴，指挥轿伞冠服俱毁，遍体受伤，身无寸丝，裸形至府。太尊令库吏与之便服一二，以蔽其体，慰遣之出，其随从军丁，被捶死于途中者七人，亦异事也。闻指挥不数日亦卒，或云指挥之弟代庖者。

崇祯十一年戊寅，自去冬少雨，逮经春历夏，俱不雨，农夫不能插蒔，抚院张公命法官结坛玄妙观，清晨率尾官躬往步祷，稍有微雨，未能沾足。小民竭晓夜桔槔之力，虽山田无救，而本畴犹保其半。不虞八月中旬，蝗虫自江北来，飞蔽天日，所过虽不全伤，而罹其害者不鲜矣。乡民群聚告荒，抚院发价收蝗虫百斤，给钱二百文。予八月二十五日，以事涉江，登金山，目睹大江之上，蝗飞如雪，抚臣屡疏以旱蝗上闻，而得谕旨征粮反而加焉。至收租之际，乡民结党混赖，田主稍加词斥，每至起衅生乱，即具上，官亦概从姑息，真吴民之不幸也。

田主有乡居者，征租于佃户，各佃聚众焚其居，抢掠其资，真乱民矣。抚院严提首祸两人，毙之，梟首传示，奸民少知警焉。

常熟令邹守常以腐儒登第，不善为政，乡绅士民，俱致不满。八月十五日，礼应拜谒文庙，众欲俟其出而辱之，令觉，乃不敢出，诸青衿复以不谒庙为罪，群往诟厉之，士民数千，破门而入，呼名辱骂，令俯首无措，众至日晚才

散。为民父母者，取侮至此，大可愧矣。邹令不久罢去。

十二月初六日，阊门吊桥西■〈土兔〉一带，又失火，烧去勾狱巷等处几十家。先是四月十三夜，火势尤甚，吊桥毁堕，不通往来，居民家被灾者尤多，张抚台令搭浮桥以济，随发官帑鼎建，不烦民间一钱，而巨桥顿尔更新，民甚德之。不意相距才二百余日，西■〈土兔〉桥栏石又毁矣，何此多厄耶！

亢旱经年，城中河井俱涸，民艰于得水，贫人往城外担水售人，视地远近以索价。近者数文，远者至每担三十文，冬间藏水百斤，价二百文。柴价加倍于常。城内外火灾迭见，盗贼递起，非佳景也。

边防久疏，西□忽于秋间大举入攻，围京城，上下惶惧。后以京城难克，解围南下，分兵阻天津饷道。冬间闻兵直顿于临清，南北道梗，虽云不甚杀戮，然伤残掳掠，中土之被害剧矣。各抚臣俱遣兵勤王，上以江南兵不堪用，上令折饷输纳，而吴中又值俭岁。勉强支应，识者忧之。至来年春深，□以天渐向暖，方自退去，得志若此，且去住自由，将来更足虑矣。

崇祯十二年己卯，兑粮各船军丁，在地方往往为盗，劫掠杀人，松郡尤甚。上官虑激变，每事姑息，无能大创之。

从来忧旱，未有如去年之甚者。收获之后，处处桔槔声不绝。十月中，抚院复建坛于承天寺，祈雨雪，迄季冬亦未有应也。两县乡民，时有乱萌，因抚台张国维、府主陈洪谧素得民心，是以终不敢逞。两公大有造于吴哉！

己卯三月初四日，吴县狱重囚，忽于将暮时，持巨斧杀出；狱卒徒手不能抗，被伤者数人，奔逸而去。共失二十余犯，悬赏购索，仅获其半，而钦犯朱老虎，乃诬奏洞庭翁氏不轨反坐者，竟不可得。诘朝为清明节，城门久闭，是日城隍神例迎至虎邱设祭，亦阻于门禁之严，至下午启门，方得出城。闻仓库狱囚，令之责也。今忽有此矣，吴令牛君麟，未知有干碍否耳。

六月中，连日狂风，兼之多尔，天气若秋。

虎邱大殿，毁于崇祯二年之冬，至十二年重建，重塑佛像，创之者抚台张国维；塑像徽郡许相国之孙也。工费浩烦，非大檀越不克就。

广西右江道申经峪，文定公之仲子也。以乙榜仕至大参，年已七十七矣。以兄大司马玄诸公客各物故，仅长二龄耳。是以告病乞归，因未及候旨。遽尔离任，遂至发勘。先是，其子维烈，亦以方伯边戍，仕途真畏途哉！

长洲令唐九经，吏才颇优，而以贪成猾，吴中有唐骗、唐缠、唐定胜、唐合香之名久矣。己卯秋杪，因萧家巷在庠郭友住房漏税，查出则补纳可矣。唐令以其饶裕，格外罚银数百两，郭友抗辨数次，令坚意行罚。士林不平，群往诟厉之，遂成大哄。令置身无地。诘朝为十月朔乡饮之期，府县各官咸集府庠，诸友复往泣于文庙，有告宣圣文，太尊惟慰谕诸友，理刑倪长玗语稍侵诸士

，亦受面慢而止，复群往白抚按，相与为四书成语文，逐之使去，时适当入覲，未几，遂去任。

崑山令叶培恕，莅任已久，以贪污不满于士民，亦于是冬去任，未离县门，众汲水担入，倾于公座。谓之洗堂；为民父母者，使民至此，亦可愧矣。

己卯秋闱，吾苏冯士骅，以拔贡入京就选，已得节推，乘便入试，竟得中式。其子吴庠冯宁延，年未三旬，以遗才应试江南，亦一战而捷。父子登科，信有登天拾芥之殊云。士骅字仲先，庚辰连捷登第。已皤然老矣。壬午秋，卒于临清。

长庠管宗曾，金宪管志道之孙也。金宪乃隆庆庚午、辛未联捷者。宗曾塚子正传，亦于崇祯庚午、辛未连飞，少年进士，为江西永新令，任满行取矣，为代巡所勒逮系诏狱。宗曾自塚嗣科第之后，已不暇留心八股业矣，时适以贤良方正荐，因入北闱就试，遂得中式。岂非意外得之哉！次子正仪、正仁，于南畿一中式，一中副榜准贡，何其盛欤！正传亦得遣戍归，尤厚幸矣。正传字元心，遽卒于辛巳之夏五月，年仅三旬耳，殊为足惜！

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初六日申时，大雨雷电，立春在十四日，此时腊月节候，不亦异乎？是月大风，多雪久雨，闰复多风雨，灯兴竟阻。

吾苏太尊陈洪谧，廉恕得民；松江太尊方岳贡，莅任已十二载，而历俸未满。屡经降级，皆贤郡守也。时当入覲，抚院张国维特疏请留于郡，不意今上以钱粮起解未及额，严旨责抚臣，仍令二守入覲。陈太尊于正月十三日登途，士民执香远送者无算，有垂涕者，有议赴阙上疏请还者。

皇上不次用人，盖遵国初三途并进之法。吾吴岁贡许自表，以县令行取。特授北京河南道御史，以劾温首揆降职，今陞大理寺寺副矣。庠友以贤良方正荐者，即授州县正官，如苏郡庠陆光裕，现任东平州守，吴庠授例马光，任永宁州守。吴庠廩生施之朝，任奉节令，闻继起又有人矣。但名实相称为难，适启幸进之门。此例恐不可久耳。后未几，即停此例。

迩来钱渐轻薄，价亦日减，两年前净钱千文，重六斤余，值白银九钱有零；今仅值五钱零。其次通行之钱，止四钱五六分，未知何所底止？顺治三、四年，每千银一钱七分。

方、陈两郡守，俱于四月中复莅任；时学台张凤翮行牌两府，会同各县，于念八日考儒童。松郡方公即于五月初八日府考，凡县试完篇者，皆送府。府考后，青浦县方发案覆试，此未有之奇也。不半月即发府案，方公作事敏捷如此。苏郡以时方多故，至九月中府考。十一月中院试。残岁先发府庠案及入泮案。来年正月上旬，发长、吴二县案。望前后连日风雪，优等诸友，赴澄江发落，竟以各县赏银未解，不及领而归，亦似非宪体。

旧岁，苏、松皆有秋，今春二麦亦登，夏间禾稼盈畴，非荒岁也。祇以邻郡水旱，客米不至，米价加至每石一两六钱。未几，一两八钱。民心惶惶，新抚院黄希宪、吴令兼署长洲事牛若麟，下令禁民粜与客贩，朱封各铺，本为地方计也；而米值加增，市铺俱闭，无赖穷民，遂于城中倡乱，一呼千应，东城监生姚天倪，善价售冬粟于徽商，邻人知之，聚众一抢而罄千石之储焉。西城乡科章维九，富名甚着，有储粟三廩，亦被众恣抢，并先世宦贐金珠、器皿、衣饰、银钱等数十万金，皆抛毁攫攘至尽；纷扰非止一日。初，章氏以事出意外，不及防；次日，呼齐门撑排水手百人为卫，而此辈复伪称乱民，仍肆抢掠。维九多市房，其胞弟亦乘乱往各租房减额折数，以会其租，欲攘其产为己有。兄不能堪，因构讼焉。聚久而散，以富致怨，理固然也。乱首陈习习、周老儿，抚台立毙之杖下以威众。而众咸汹汹不靖。上官设法救济，令各图开报大家富户，出米有差，减半平粜，每一贫户，日执票粜米二升，官定价冬米每升二十四文，粳米每升二十文，于小民亦少有济。而本图开报，不免徇私觅利之弊耳。七月中，冬粟加每石二两之外，真异事也。

吴江缺县令，府经历董署其任，力不能大创乱民，故松陵之烧劫尤甚，抚院赫怒，发兵以往，民遂闭城以拒，几成大乱。陈太尊亲往抚慰之，力请撤兵归，而民心始安，亦从事平粜，事乃徐定。大抵六月望后，民间枪棍蜂起，不约而同。予时在青浦之金泽镇，目睹乡民之聚众，迫胁富户之减价平粜，一如吴郡。闻乡老言，万历庚辰，亦略有今日之风，气数使然也。

无锡翰林马世奇，素与邑令通贿，不满众心。夏间，县令发二百金，欲其买米平粜，而马宦不即举行，众大不平，群聚城隍庙，录其不法十七事，欲与为难。马仆知之，闻于主翁，令人执其首事两人，拘系于家，欲送官重惩，众求释，不听，遂纵火焚其居。马宦不得已出见，为众执而毆系之，破额败面，不胜狼狈，迫其亲书罪状。加以印记花押，约以不讼则已，讼则执此以应，或奏御焉，然后解散。马宦恐致激变，竟无如之何！

太仓知州钱肃乐，少年甲科也。以事公出，舟与李子木侍御内眷舟相值，因争纤，李仆横甚，毆及州尊；州尊愤极，归白上台，欲辞印去任。时，子木在京，乃父副宪易服请罪，各宦极力周旋，本府重惩李仆，事乃得解。李虽父子甲科，原籍实太仓也，豪奴倚势雄行，使主翁得罪官长，何可不严束此辈！

孟冬，新穀既登，而价自昂。初，糙米一两四钱，日渐增加。至秋杪，每石二两矣。民不聊生，实有隐忧焉。

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，糙粟每石二两二钱，冬粟二两五钱，上官恐贫民生变，设厂于玄妙观、北禅寺、胥门、天后宫等六处，施粥赈济，男妇有别，领

筹者就食，游僧乞丐不得与。法井井有条，民亦沾惠。但饥乏者众，而赈施难周，正所谓救荒无奇策也。先是，万历己丑，吴中大饥，斗米一钱六分，鹅价四钱，先辈所记，以为异事，今则斗米二钱五分，油价每斤一百三十文，不尤异耶？又曷堪此！

承天寺多富僧，饥民垂涎久矣。正月十六日，有众数十，往寺欲得一餐，僧不得已应之。明日往者有加，僧每人给钱二十五文。又明日，往者弥众。僧遂拒不纳，然亦有备以御之矣。众因大哄，寺有酒工，恃勇率众出敌，擒获三人，寺僧以解军门，而为首酒工，随毙于众殴。军门立命斩三人于寺以示众，余十数人皆重责系狱，虽不无枉滥，然意在惩乱，亦不能不然。

府庠友徐展也，为予述昔年馆于姚市，偶同乃徒及亲友，往太湖之滨吊丧，乘暇步于水旁，少年嬉戏，堕一银古质簪于水，以为必无复之理矣。三年后，复有他事，诸人复闲步湖滨，时值水涸，忽于砂砾中，得其故遗钗，不亦异哉！可见得失定数，有出于意外者。细事且然，则事事皆然。

玉峰古刹荐严寺者，俗名东寺，而学院则在寺之东，址相接也。庚辰十一月中岁试，初五日第一场，四鼓时待试者众集寺中，或坐卧佛前，或蹲踞供桌。时，大雄殿有观音像三尊，其在东偏者，佛龕忽大震动，殿屋作飒拉声，众骇愕奏避。一时哄述其异，或亦大士显应，以警顽慢云。

崑城内之马鞍山，石质最巧秀，然佳处尤在西偏，且孤耸乏水，至其东偏，惟丘垄荆榛，未睹山之妙也。己卯、庚辰间，宗伯顾瑞屏，买以作圃，以娱其封翁巽洲公，乃徙其塚墓，搜剔垦辟，泥沙去而石骨露，东麓之下，绕以短垣，中间崎岖曲折，罔非奇峰佳石，亭榭斋阁，位置得宜，遂有涧以储水，渊然澄碧，顿成名胜。天巧实藉人工以呈，颜之曰「乐彼之园」，足为兹山增色矣。所惜拓辟伊始，草木新栽，俟他年过之，苍苍木秀，当有幽致耳。

向闻松陵有垂虹桥之胜，余未履其地，辛巳二月既望，友人拉余同往，谒吴江叶令。乃由太湖而渡，渺然巨浸，然路不甚遥，向午已抵邑之南门，泊焉。入南门，不里许，即至县治。由县治而东，行一、二里，即为东门。出东门往北，即垂虹桥，俗名长桥，以余步武计之，恰四百步。两旁石栏，以砖砌面，然苦不高，与平地无异，但修长耳。桥之中有亭，匾曰「垂虹胜概」，惜河面不广，旁多葑田，未为大观。他处学宫，俱在城中，吴江学宫独在长桥之外；学宫对望有寺，浮屠屹立，即方塔也；亦异常制。会暮色催人，仅遥望而返。

辛巳之夏，吴中二麦既登，无奈自春及夏，雨泽鲜少，河港俱涸。五月中，正宜插蒔，然土燥不可垦，秧针无水可刺，有憔悴之色。上官及乡绅，建亭于玄妙观、承天寺、西苍等处，祈祷。十四日、二十二日、二十七、八日，仅

有微雨，无济于事。米价贵至每石一两八钱，人心惶惶，途有饿莩。况疫疠盛行，有全家伏枕者，有数口中死亡过半者。二十七午后，蝗飞自西徂东，经时不绝，钱价愈减，物价倍增。鸭卵至十五文一枚，后加至二十三、四文，真足骇人听者。吴民之困苦极矣，亢旱异常，抚院黄希宪，率各官及庠友步祷。至六月十二日辰巳间，有大雷雨，然惜其不久，未能沾足。米价已逾三两，切面每斤卖三十六文。吴中固安享太平久矣，不意今遂饥窘至是。逮十四日晚间大雨，夜间亦雨，人心稍定。然种已失时，天时又凉若深秋，惰农亦有藉口，未知向后竟何如也！

崇祯十四年，岁在辛巳，秋八月望前，按臣宗敦一莅任，兼提督四府学政，督学考校生童，按台巡历各州县动静异宜，而一官兼任之。此诚创见之事。宗院先于苏城行按臣事，即往江阴，发牌科考去。

是岁田禾，夏苦亢旱，多不插蒔，即蒔亦皆后时。至秋间复为蝗虫所食。有幸免蝗祸者，又因秋杪早寒，遂多秕死。大约所收不及十之三四。十月中，糙米价至二两八九钱。白粟三两之外，凡中人之家，皆艰于食。吴中向推饶丽，今则饿殍在途，豆担糠秕皆以为食，贫民皆面无人色，父老竟传万历十六年为太荒，然米价止一两六钱，又不月余而减，今价倍于昔，且习以为常，民力几何，曷以度岁月？此真大厄会也！

岁凶异常，抚按交章上请，不惟不蒙宽恤，征赋反有加焉。糙粮每亩二斗五升有零，折银每亩一钱七分有零，又急如星火，勒限残岁完粮。连差督饷科臣至吴中者两三员，赐剑专敕行事，抚臣及县官，惴惴惧得罪；长洲令叶承光创立新法，于首名之外，更择尤富厚者为大首名，以大统细，隐然责以赔补。任大责重，人皆惶骇不安。大户役重粮多，中人支吾不给，贫民困馁死亡，井里萧条，乡城同景，非复向时全盛矣！

今秋未差决部，是以系囚幸免一岁。然冬至后，抚属有解盗犯决不待时者，先后各二人，梟首号令本处，而四尸委弃北寺前，惨不可言。

宗室改授文阶，临民治事，亦近事也。朱术珣者，任户部主事，榷浒墅关。苛刻异常，乱则重罚，空船亦责其纳钞；女人过关，纳银八钱。商贾及民，无不痛恨；而莫可如何。贪酷之声日着，被劾于柱后惠文，有旨革职，着抚按察明回奏。自是锁闭署中以待勘，而钞关暴政顿除，人心为之大快。后抚臣周旋天潢之体，潜纵之；离任去。

崇祯十五年壬午元旦，大雪；时立春在初七，犹是腊雪，民咸以为瑞。年虽荒歉，元宵前后，阊门大街，灯彩颇盛，观者骈肩，至踴毙老稚，民家惧祸，乃止。

食人之事，向闻山东、河南有之，犹在疑信间。今则苏城内外，往往有此

。吴民之死于道路者，乏人埋殓，至暮则饥民之悍而黠者，潜割其肉，以充口腹。上官严加重责，然时有犯者。途中乞丐烦多，人皆鹄形鹄面。况开岁多寒多雨，春已过半，犹大严寒，二月望后，积雨旬余，细民无所得食，相率就毙。王府基，每日埋尸数十，此余所目睹者。因米值每升至九十文有零，实难得食耳。民房多空废坍塌，良田美产，欲求售而不可得，向来吴城繁庶，侈靡已甚，泰极而否，理势固然，不意余适当其厄。

新按台高久兹，二月十五日上任，朝端毕竟以宗敦一兼巡按、督学二差未便，故另差高院代巡，而宗院专司学政；三月望前录科苏郡云。

是岁余馆于王洗马巷顾氏，二月二十五日，始就塾，庭间玉蝶梅绿，萼梅盛开，香满书室。至三月初旬，尚有残花在树，节气之迟使然也。

宗院三月初四日，考长、吴二邑童生。十一日，已发进学案，然在列者多宦家富室，孤寒得售者颇少，院试请托盛行，兼以贿进，日甚一日矣。奈何！

高按院莅任后，未行一事，日惟饮酒游山而已。月余，即丁忧去。

长洲县叶承光，责大小首名赔粮，不惟征比严急，且得贿放免，染指尤多，贪酷大着。乃父叶初春，亦甲科，方在清要，恐其丛怨速败，遂假手于人，劾其不职，得旨赴京听调，于是粮事粗毕，即重载解任去。

薪桂米珠，自目睹今岁之景，始信此语为不诬矣。逮至五月，二麦既登，丰穰异于常岁，多者每亩收二石，少者亦不下石许。自是价亦渐减，春间，小麦每升踰六十文，至是减半。吴中田亩，无麦租之例，祇因去冬田多全白，赔粮太甚，今夏麦又大稔，诸大家创为新例，凡旧岁田禾蒔而荒者，每亩索麦租斗，诚不得已而然。而乡民亦遂输麦，无不奉令者。旧岁疫气甚行，乡城多死。死亡者棺木一具，几倍常价，贫家多不能具棺，秃埋及委弃者无算，惨不忍言。今夏复多时疫，而乡村尤甚，村落中互相缠染，言有一家毙两三人者；有全家伏枕，或死亡俱尽者。时当插蒔，田多闲旷，乏人佃种。五月中，余往乡间，此景非人力所能为也。

八月十八夜半，突然霹雳一声，予意必击一巨恶也。迨晓，询知仅击坏绣线巷民家一屋柱耳。天意固不可测！

长洲新令谢良瑾，广全州人也。以今岁乞巧日莅任，闻有广筋寒之疾，告假居多，不甚登堂理事。迁延至十月中，竟去任。前叶令调知宜兴。

巡抚黄希宪，初莅吴时，因张国维声誉素洽之后，所谓继盛者难为美，故每不满人意，实一循理守法人也。久之，士民亦习而安之矣。壬午中元节，诸绅衿以两岁间穷民多饿死、疫死者，建兰盆会于准提庵、瑞光寺、双塔寺三处，延名僧项目，以重其事，普度亡魂，亦美举也。抚公以开府之尊，于始事、终事之日，偏往三处，拈香参礼，与项目分庭握手，亦见其不挟贵；半塘寺佛

阁朽敝，工费浩繁，抚公慨任兴修，得此大檀越为倡始，经画轮奂，可指日就矣。未几，黄公陞，不知能竟此局否？

壬午，南畿秋榜获售者，大都皆宦室及素封之家，即不必拥饶，亦多以关节得之，而孤寒殊少，人言藉藉。予闻二破题颇佳，余未能悉记也。破云：发而皆中节，则尽富贵也。又云：以财发身，其中非尔力也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天气暖和初夏，黄昏时雷电交作，未几，大风骤起，忽有冰雹一阵，穿窗系牖，其声甚厉，拾而观之，或如指顶，或如瓦碎片，比天启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者为尤大，且在冬月，更可异也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三

前任抚院张国维，陞河道侍郎去任，代之者黄希宪。今秋兵部尚书陈新甲，以罪论斩，系狱；陞张国维为兵部尚书，即以希宪代河道侍郎之职。皇上欲警本兵仆，张国维已莅任，特令监斩陈新甲。设身处地，能不凜然！

河南全省八府，乃天下之中也，向被流寇之害，残破者五六府；福王为神宗爱子，封国河南府，至城破被杀，则人民罹害不待言矣。独汴梁为省城，即北宋京都周王封国在焉，犹幸保全，至今年九月，流贼攻围已久，火器冲系，人力挖掘，城中食尽力疲，兵民十存一二。流寇复决黄河之水以灌城，顿成巨浸，周王及抚按贵官，俱从城上乘筏而出，贵贱老幼死者无算，兵荒困厄之后，复遭此沈浸之患，闻者骇听。且寇警遍于四方，既不能剿，又不能抚，蔓延日甚，恐非国家之福也。

富贵寿考，人鲜克全；若今所目睹，无如申公用嘉矣。父则首揆文定公，兄则大司马玄诸公，身叨嘉靖壬午乡荐，历仕至参政，始归林下。有子九人，长蒙祖，荫授中书舍人；次子绍芳，以丙辰进士，仕至右布政；余俱庠生。女十一人，俱配宦族。长婿魏文心，年近六旬，今秋亦登乡榜。十月二十八日，为公八旬诞辰，康健如壮龄，以前壬午举人复值壬午，以大耄称庆。珪组蝉联，门庭赫弈，福泽隆盛，无以复加。洵数万中之一人矣。

（上有阙文）边无御之者，遂深入内地。越京城而下，至破临清等，所费殊多，然皆迟迟其行。谚云远水不救近火，此类是也。此壬午冬月事，未知向何如？

按台周一敬，衢州西安人也。于闰十一月二十四日莅任，进谒时，见其礼貌过于谦恭，愚意代巡重任，须有操持、有丰棱者，方能为地方驱蠹造福；此公恐非有风力者，嫌其太趣时徇众耳，尚俟徐观。其按毕回籍而卒，传为自尽云。

抚院陈瑄，福建侯官人。先由嘉兴知府、绍兴兵备，遂进今职。于十二月初十日上任，十五日往留都谒陵，在任鲜克有为，甲申夏，陞大理寺卿。

苏松兵道，已率兵勤王，常镇兵备僉事，因新抚台到任来见，泊舟北马头，时黄昏后闻欢呼笑饮声，兵尊谓其不避上台，差役往拿，其实北马头大半皆妓馆也。差人寻声而入，见与妓欢洽者，即本衙门书吏，难以下手，又难以复兵尊，遂入邻家拿一宿娼者，其人已与妓安寝，竟于睡梦中拿出，两人不知所以，与妓蓬垢而往，兵尊各加责二十逐出。闭门高卧，祸自天来，斯人之谓欤！然不宿妓，安有此祸？又其自取也。

十二〔月〕二十日申刻，雷声大震，是年闰十一月，立春在十二月十七日。

水苍先以太学上舍，仕至河南汝宁府别驾，田连阡陌，重裨列鼎，亦吴城三杰也。

会有祖遗潇泾田六百四亩，吴氏得业，已踰六七十载，原价每亩八钱，时移事异，今则每亩值四五金矣。闻原买之王姓，王氏之前则郑氏，亦曾管业，然其来已久，转折亦太多矣。今孝廉郑士敬名敷教者，自称原主，欲以原价回赎，水老以事出情理之外，不听其赎，郑春元遂以远祖祭田为名，讼之吴县，门生累百公呈相助，牛令断与回赎半，爰书以吴别驾义让听赎，申详抚院批允，以示不可翻之案。乃吴氏心不允服，方图上控，郑氏则赎价未交，田未过户，已下乡收租矣。周按台新任，水老控准批府，奈署印倪四府复左袒郑氏者，士敬遍拉新科诸同袍协力争胜，并欲全赎六百余亩，实为骇听，众口亦有不平之论。但上官不能据理执法，衿绅又无不趋炎附势者，恐虽与之角，恐无益耳。十二月二十四日对簿，倪四府竟断郑氏全赎，可怪极矣！

考试武举科，例在十月中，旧岁以缺按臣停。至来年二月中，周按台以初十为头场，因初九阴雨不便聚马故也。三场试毕，二十揭晓。

崇祯十六年癸未，向因岁凶，诸刹讲经之席，不暇修举。今己小康，瑞光寺延僧开讲，新正初三日，例于开元寺进香礼地藏菩萨。开元、瑞光，两刹相望，是日又值清明，进香及听讲者，摩肩接踵，尤盛于常岁。

新正初八九日，灯节将近，城中线慢渐盛，通衢委巷，方兴未艾。至十三日，忽然尽撤，闻有福建孝廉微服游焉，为人所侮，控于府，署篆倪司理因咎责地方，禁其悬彩生事，是以未过上元而遽撤，是后亦连雨矣。

辰戌丑未岁，会试天下举人，此定制也。今癸未岁，孝廉因应北上求试，只缘口骑内蹢躅，破及临清等处，南北道梗，入覲各官及应试举人，俱不能北上，或寓扬州，以观时势。会场不能不改期，恐今岁不暇及矣。□后北出境，更期于八月中会试。如乡试之期焉。

正月二十二日，宗院行牌县考童生，四府同日，以杜冒籍之弊耳。二月初旬，宗师先往江北岁试淮扬矣，且闻不专为试事，欲其弹压江北也。

闽帅郑芝龙，闻以盗招安者，其部下之兵甚精。会登莱巡抚曾化龙亦闽人，欲赴任，因有警，郑帅令其弟带锦衣卫名之豹者，率兵护从，以勤王为名。先声之来，颇属可虑。及三月朔，郑兵至苏，节制甚严，纤毫无扰，民心始安。

湖广大帅左良玉，督师杨嗣昌旧隶也。杨以身叨殄寇之任，积久不效自尽；左帅遂蟠踞湖湘，有跋扈之志。迨因口警，借口勤王，发兵由荆襄，历池州，至芜湖，无不骚扰。风闻之言日甚，人心方属惶惶。二月二十九日，南直巡抚郑瑄，时在南畿，忽行牌苏州府云：左兵有窥四郡之意，令预为之防。吴民知之，遂人为自便之计，大家多运米下乡，觅居停于阳城湖及洞庭、光福等处，乃轻举妄动者，每为盗中途劫掠。三月初三、四间，正在纷纷，以后声息渐缓；左兵卒不至。初十日后，抚院颁示本府以安民，迄无意外之变，此吴民之福也。

天平山去支硎不远，山复峻秀，上有万笏林，群石挺立，亦名胜也。范长倩祖莹在山之右麓。长倩宦贵巨富，且多巧思，自少参谢事归，即卜筑此山，搜剔岩藪，疏凿池沼，建亭榭堂庑，植佳树美竹，大费经营位置，遂为兹山增色。春秋花月，游人之盛如蚁。后范宦移居城中，其宫室花木犹无恙，自长倩以八旬之外告终，而子年幼弱，此山几于无主。况值岁凶，其族之贫者，群往攘取窗户，斩伐树木，昔之碧瓦朱栏，名花修竹，处处堪玩者，仅存颓垣空舍。去岁春日过之，已不胜盛衰之感。厥后更令人不忍睹矣；俯仰今昔，能不慨然！

苏郡称阖闾城，相传为吴王阖闾所筑，自后缮修，未能悉考。迨我明太祖高皇帝破张士诚后，必大加修筑，其来已久，近所云修城，不过就颓坏处补砌或数丈、或一二十丈止耳。是年正月，因寇警屡传，由是周遍修之，然惟芟除草，将白石灰涂嵌砖缝内，虽未必坚固，亦一望可观。据理刑倪长圩出示云：费五千余金。皆搜括诸处所得，未加赋于田也。倪亦敢作敢为之官，能任事而不无己甚耳。

四月朔以后，连四五日，每晨有早露降于树；人言则然，余未目睹。

郡城有马生龙驹，其色黑，止一额有角，肉尾如扇，蹄有爪，甚大，倍于常驹。圉人闻于官，往观者如市。越明日遂毙，因出胎时厥状骇目，饲马者怪而箠之，已受伤故也。后察知为本府局内官马所生；此四月初旬内事。

四月十四夜初更，勾狱巷火起，至天明方息，延烧过湾头及渡僧桥左右。罹祸者二百余家。前天启七年九月二十二夜，此地大火。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刻大火。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三黄昏又火，烧毁吊桥。是年十二月初六，吊桥西■〈土免〉又失火，烧数十家。至今十六年四月，又遭此火灾。先后

十七年内，此地五经烈焰矣，诚不可解。

内府中书文震亨鼎元，阁学文起弟也。其家诸仆素恣横，自文起歿后，亦稍戢矣。近启美奉差回籍，有仆袁二适在外吓诈人钱，闻有几千千，并饜饱酒食而归。值武弁吴圣阶在北教场下操，乘醉撞入营内，士卒呵之，大肆无状，侮及圣阶，殊不可耐，遂执而撻之。申送倪理刑及抚台，各加重责；计是日被笞七千余，且受营兵众毆，后枷示府前，越一日而毙，乃三月二十六日也。小人无知，自取一死，未必非倚势作恶之报。

宋仙洲巷有仆沈坤，于二月初九夜以石系其妻，脑裂立毙，主翁即以闻于县，诘朝捕衙往验，呼其仆询之，云旧冬曾见其妻与他仆接唇，大以为耻而不言，新正群仆共饮，为一仆所诮，遂深恨，欲杀其妻而不得其便。是夕，妻自主母房中出，手抱初生幼女，才入卧室，沈仆即以巨石在当顶一击，头破髓流而毙，情真事实，而奸为无据，遂收系狱。后重责拟绞，为夫妇已踰二十载，妻被杀于俄顷，而夫亦因妻罹辟，异哉！

是岁五月初，连日有雨，龙舟之兴阻矣，逮过端午，遂不雨。高田不能蒔者，十居其一，即已蒔者，初藉桔槔，后亦多窘于无措，抚按及有司衿绅结坛于玄妙观、范庄、西仓等处，延法官祈祷，卒无一应。米价日腾，民间迎神赛会者，昼夜不绝。六月初一日，五方贤圣之聚于玄妙观者，多至百数十位外，关帝、猛将、李玉及十乡土地，无不迎请，招摇往山川、社稷等坛行香进表，殊为狂诞。因以请雨为名，上台不禁，而反见赏故也。至六月中，方得雨，人心始安。大约秋成必□全熟，安得遇大有之年？

七月二十五日，枫桥有好事者，敛银于粮食行中，以为赛会之资，风闻从来未有之盛。余亦随俗往观，将及上津桥，人挤不克前进，遂坐于肆中。第见衿绅士庶，男女老幼，倾城罢市，肩舆舟楫之价，皆倍于常。通国若狂，殊为可怪。直至向晚，乃得见之，究竟所睹不逮所闻。而居停之家，款留亲友往来之众，呼舟备物所费良□，何其作无益而害有益耶？

苏州大郡，久缺府县正官，署府篆者，乃松江孙郡丞也。薛二府初署长洲事，后更刘三府，本府萧照磨署吴邑篆，萧系科甲降谪者。陞韩城知县，于六月终去任。吴县印遂虚悬，抚按批着镇江程通判来署，至中秋未至也。

县考童生在正月下旬，府试稽延日久，宗院先按临松江，于七月二十二日经吴门；本府乃于二十八日就府学考长洲童，委刘通判监充署中考吴县童；余一州五邑，俱俟四府往查盘时就彼考讫矣。凡事多出创见，两县正续案取童生，反浮于纳卷之数，大可笑也。八月终，孙二府发府案；九月初旬，宗师坐崑山院试；未几，先发进学案，凤扶侄进庠。十月十一日覆试，次日谒谢，次第发落岁试诸友。十六，起马回江阴。余丁内艰，不与考。因凤扶相约崑行，实

三往返焉。

会状阁学周延儒，壮龄归里，富贵福泽无加矣。后因天下多故，特旨以首辅征。圣心倚毗何隆，乃彼实庸儒，徒知依势纳贿而已。比口入戕畿辅，严旨欲困而剿之，母令逸出，周贪其重贿，授意纵之去。后情状渐露，上怒其误国，令解任回籍，未几差官提赴京，中途赐自尽，截首传示九边，臣实负君，得祸殊惨，国体亦有伤，惜哉！

十四、十五两岁，吴民之毙于饿者、疾疫者，难以数计矣。不意十六、十七年冬春之交，疫厉又大行，且朝发夕毙，大抵城外尤甚。南濠腌鱼行栉比而列，免者殆少，甚至一家有毙十余人者。人心惶惧，设醮理忏祈保，犹为近理，乃市井不肖，乘此强敛民财，以唱戏媚神，就中侵渔自肥，殊可痛恶。一时此风大炽，城内外戏台相望，多至生事，上官乃出示禁止，然每夕家悬一灯于中衢，初昏之后，灯满街，较之元宵，反觉周遍，但皆笼灯，乏彩球耳。此举至四月中犹未已。

崇祯十七年，余馆于白鹤观前张氏，新正十七日就塾。

长洲县令李硕，四月十三日上任，四川人也，县缺令一年有半矣。

乡绅原任海道彭歌祥，有宠妾娶自北都，不意先与科甲程岫有交，情好甚笃，今程现任苏松兵备，来拜彭宦，彼此俱在可望不可亲之际。是妾乃修情柬一通，并大红汗巾，封缄命人投送兵备道，适督饷在兵道舟中，必欲索观，启缄遂为所见，事遂昭彰。彭宦谓公祖宪台，乃图淫乡绅闺中之妇，出揭相攻，兵道又以自不严谨闺门，致令娶妾，敢以褻词上渎宪司，亦具揭抚按，遍控乡绅。此诚一大怪事。彼此官箴，大都有玷矣。或云此妇与程从无一面者，事难究诘，竟置不问而已。

庠生及国学生未经革黜，上官不得加刑责，此国家待士以礼，旧制也。管子螺系监生，以仓粮事，本府同知必欲责治，笞之二十板，士论哄然。且管氏方在盛时，甲科正传，虽已物故，然其父宗曾、其弟正仪，俱乡科。更有已贡及在庠者，群往诉于抚公府县，随至署中，毁二府官带，加以老拳，为地方公祖者，受侮至此，实由自取，皆四月中异闻也。

旧抚臣张国维仕至本兵，以纵出边被逮，虽受旨于首揆，平心论之，亦不能无罪。但张公素得人心，中外皆深惜之，皇上俯顺輿情，罪止及首揆，张公不惟无罪，复令总莅浙直。四月十七日，坐北察院，到任后即往浙中，皇上以后钱穀告乏，新颁加纳种种条例，令张公便宜行事，以敛财于浙直，济军国之用耳。然在公则沾恩甚渥，徼幸实多矣。

吴邑新令吴梦白，字可黄，崇德人也。于四月二十五日上任，正值凶问惊传，时事莫测之际，但见多忧多惧，不见居官之荣。未知向后何如？

崇祯天子临御十七载，勤俭励精，乃明主也。奈国运多艰，或四方水旱，疾疫戎口内侵，甚且内地流寇猖獗，有加无损。秦、晋、楚、蜀、汴城、江右，无不残破，军兴费重，国储不给，不能不严征于江南诸郡。人心大都思乱，上虽苦心焦思，文武大僚，无足倚恃者。甲申三月，流寇进逼京城。十九日，内府有奸人启门迎之以入，曾无扞御之者。变出意外，上仓猝无措，奔至煤山自缢。周后亦自尽。皇嗣及诸大臣多遭惨祸，翻覆异变，至此及矣。流寇在京，烧劫炙诈，至四月中出京；端午前，豫王入焉。外寇破京师，天子被奇祸，从未有若此其易者。此信一月前已传于郡中，以理所必无，未敢遽信。后觉凶问为真，枫桥无赖遂盟聚众多，远近协应，欲为不轨；居民惶惧，咸恐身家不保。四月终、五月初，挈赀帑、携内眷，潜避洞庭山、阳城湖、光福及诸僻者，十有四五。此由宦家巨室为之倡也。夫天下无事，诸轩冕贵人怙势黷货，坐享富贵，曾无裨于国计民艰，事变之来，又不能为御灾扞患之计，只以身家虑重，但知营窟潜匿，以图自全，不惜先去，以为民望，臣实负国。朝果乏人，使十七载忧劳勤瘁之主，一旦不保厥身，祸及宗社妻孥，闻之岂不痛心哉！自昔败亡之主，或以残虐，或以淫纵，或以昏弱，或以大权旁落，今天子无一焉。而忽罹此大不幸，此草野之臣所叹惜痛恨而不能自己者也。今国既无主，南北间隔，未知向后作何景象，时事正未可知。岂意当吾世乃目击如此异变，悲夫！悲夫！甲申端阳日记。

潞王失国，流泛至吴，寓于无锡华氏园亭，大抵迩来天潢之被难者多矣。

常熟赵士春、士锦兄弟同举进士，一鼎甲，一任州守，势方炎盛。孝廉祝谦吉，与州守都居，祝固义孙也。赵欲并得其居宅以营广厦，多方欺侮，斥其为人仆。祝已任学谕，愤不能堪，遂自缢于家，遗书嘱其子复仇。时通城士民及祝所莅本庠诸青衿，俱不平，聚众毁烧赵氏居第，讼之各台，祝氏妻及子叩阍上疏，欲泄其冤。此癸未、甲申间海虞异变也。但朝家忽遭改革，此等事恐置之不暇问矣。

四月初二日，吴江赛会，目睹者云富丽异常，为郡中从来所未有。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，民间犹为此举，可见人无忧国之心。

主上遭变于三月十九日，因嗣位未有主，哀诏未颁，士民共怀悲愤，三学诸友倡为哭庙之举，遂于五月初九日群往府庠，设哀词一通，各具孝巾便服，拜而哭之，无不悲恸。诸乡绅往拜者亦多，以三日为率。初九日，侍御李模，以后至不及拜，诸友斥责之。李宦无措，毁其肩舆，狼狈而归。初十日，刑部侍郎王心一，因在府庠语及措饷，发言未当，亦被面诟。十一日，按台周一敬谒孔庙，误穿吉服，诸庠友大哄，众口纷然，按台自觉失礼，急易素而拜，随参十余友，学台不行乃已。

京城不守，变出非常，诸贵宪受国厚恩，宜以身殉。乃闻之从逆者殊多，如郡中翰林项煜、通政宋学显、部属钱位坤、汤有庆，皆其人也。士民痛恨，乃于五月初十日群往四家，毁其器物，散其货蓄，以泄众心之不平。项三载前迁居于阊门外之上塘，乃同乡徐正雅故居，建自乃祖，坚壮宏敞，内有园亭山石，名甲吴中，因塘垣罕固，且蓄百余人在内，抛砖持械，谬谓可以御外，讵知愈触众怒。是晚众攻之不入，遂前后纵火，烈焰炽燃，华居厚货，顿成毁灭。崇垣所压，致毙多人。四姓独项氏被祸尤甚，次则汤与宋，衣饰器物米粟，无不散毁一空。汤因卜居未获华厦，暂居胞弟之宅，此番击毁，乃弟亦罹池鱼林木之殃矣。独钱氏知风预备，其细软已徙去，仅存粗重，启户相延，且置酒以待，令邻人婉词代恳，乞勿纵火以延及旁近。大约以柔制刚，虽亦经抢毁，未为已甚，计亦奸而巧矣。此皆未有之变，不谓今日睹之。士民抢毁项、宋、汤、钱，虽非法纪，犹藉讨逆名义，乃无赖乘机聚十余人往，胁取富室章氏现银玉珠几千余金，章之祖系显宦，乃父孝廉，积货最厚，巨富而吝，曾于崇祯十三年被抢，乃伤弓之鸟也。是日闻众方焚击项氏，宁不寒心，诸恶少伪云众欲抢击，须付现物与首事者，事犹可已。章孝廉已故，其子畏，遂与千余金以出，乃其人俱在附近，共知为某口，遂为捕役所获。明日送县，夹打成招，又明日解院，按台将为首二人立毙杖下，余五人重责巨枷，委官统兵押出游行大门示众，观者骈肩叠足，此五人恐多无生理矣。后仅毙一人，余俱未死。

南直巡抚郑，有告示刊印遍布，大意云：先帝不幸受害，南都大臣魏国公徐、兵部大堂史等，拥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，于五月初三日登监国之位，君臣协心以图中兴，所有恩赦款例，不日诏至即行，众宜安戢静听，毋生疑惧。此示。余十三日于承天寺前见之。

福王十五日即帝位，哀诏十八日到府，遂于十九日设位府堂，哭临三日。

理刑倪长珩莅苏五载，亦能任事者，但信任门役李某等，纳贿无算，李门子富室巨万，致名挂弹章，倪理刑必难自全，适遭先帝之变，国势抢攘，遂为张总督属下监军。甲申端午后，复来吴中，不过一幕僚，气焰大异昔日矣。未几按台诃之乃去。

吴庠许琰，字玉重，年及五旬矣，闻崇祯天子惨变，愤不欲生，曾沈于河。潞王令人拯之，复自投环，亦遇救而免，遂郁郁绝粒而死。节义之声大着，士林多争诔诵述者。夫庠生未膺一命，未沾升斗，且新天子已嗣服于南都，国统未坠，似可以无死，乃竟决然一死，足愧今之受国厚恩而俯首从贼者。未几，赠博士，赐祭一坛，予半葬，建坊崇祀。

新主即位，恩诏六月十八至苏郡，賫诏官即郡人侍御李模也。

甲申五、六月，郡中少雨，结坛玄妙观祈祷，上官乡绅每日清晨往彼叩拜

，虽有小雨，究未沾足。长昼炎威赫然，亢旱乃尔，安有秋！

新理刑万适，江右人也，七月中到任，即署府篆，前署松郡同知孙国楠，陞肇庆知府。至是，始得赴岭南新任。署苏颇久，又荣陞美缺，华矣。

山阴祁虎子，数载前巡按苏松，能歼积蠹，大有声望。是岁北都倾覆，新主继祚于南都，四方人心惶惶，朝议特命祁院安抚江南，便宜行事。然仍御史衔也。复命后即选巡抚，专莅四郡，亦于七月建牙开府于吴中，到任后，即往来镇江，闻每夕私行巡行察，盖留心地方者。亢阳为厉，河港俱涸。九月中，复结坛会道观，抚公步祷，卒未有应。冬末，祁公告病归。

陆敬所，名天祚，任萍乡县主簿，流寇破城，大尹畏从顺，三尹独矢不屈，群寇义之，鼓吹迎至教场戮之，此癸未十一月中事。甲申夏间，枢还郡中，虽属卑秩，实为死义，恤典宜不遗也。

九月，部科请收选宫女，有旨恐其扰民，但令用价平口。先是，民间已有讹传，后卒无扰。

毛国卿，名维张，任京卫经历，流寇入京，亦遭夹致毙。九月中方得确报，乃设幕受吊于家；其子监贡善积，旧冬回籍，幸免流离。

张昌叔，名世芳，壬午积分贡生，在京目睹时变，予欲俟其归而详叩之。清朝授泽州知州，赴任，中途遇寇，不知所之，恐无来归之望矣。

洪武癸未，文皇渡江，顺天癸未，贡院灾，皆以是年八月会试，明年三月廷试，故有前后甲申科之称。正德庚辰，武宗南巡，故其年春会试，明年三月廷试，于是有辛巳科。三科皆新主登极之年。至崇祯癸未，以虏寇交讐，四方道梗，亦改期八月会试，九月廷试，乃来年甲申三月，崇祯天子以寇入京城，仓猝自缢。五月初，弘光践作于南都，此又变之大者。然皆在甲申岁，洵乎运数使然。

十月中，新按台周元泰至乃乡，已陞太仆少卿，而仍差代巡，此向来未有之事。

漕盐两台，或系明经，或由上舍，姑苏大郡缺郡守，至越二载。甲申十二月十三日，新郡侯陈师泰始至，亦乡科也。或云乡场副榜，未知孰是？

甲申一岁，可称大旱。春夏原无沾足之雨，自六月至十一月，俱不雨，不独田禾槁毙，支河俱绝，流井俱枯涸，乡城皆苦不堪。十一月中旬方雨，庶几春熟犹有望，民心稍安耳。是岁收租实难，朝议改折；每年一石，折银一两二钱半；每田一亩，止纳仓粮五斗；得留米于地方，亦大便于民。后银米渐增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阊门后板厂失火，自五泾庙之西延烧过街，后过河，而及于上塘，进专诸巷，被祸者几百余家。此地闹市，多富饶之家，自晚燔灼，至夜半而止；无限脂膏，顿成煨烬；伤哉！

弘光改元，乙酉岁〔正月初〕八日立春，初九、初十大雪盈尺，新正大约多雨。

宗师朱国昌，亦以太仆少卿兼督学御史。发牌正月十四日吴庠录科。二月初四府录科。吴、长二学，独儒童府学试，有旨必欲纳银，然后给卷，人皆观望。至今未举。

二月初五日晚间闻雷，时尚未启蛰也。

初十日，枫桥忽当昼坍堕，被压坠水死者、伤者数十人，亦属异变。

十三日，新抚院莅苏，山东张凤翔也。以兵部尚书兼都御史，总督浙直，年踰七旬矣。

北事变后，宗藩多不能自存，流寓至吴中者，往往而是。十四日晚，偶至虎邱，值二王步入山门，首冠冲天巾，身依便服，两人执黄盖，随从不越数人。旁观者云，一为周府宁乡王，一位不知何府；亲王之尊，下同旅宦。惜哉！

●崇祯记闻录卷四

三月，偶阅邸报，见广昌伯刘口揭，为两朝彝伦攸系，一时真伪宜详，沥血再陈，上全皇仁事。前童氏自河南至，来历已具前疏，不敢复赘。羁留寿州十余日，爵细为究询，但言皇上藩邸事，未言及周王一字。如系周王的妃，即不能复正王妃，犹得生全自保，彼何必假言毋自取灭亡到底？止言皇上福藩诸事，即痴愚丧心，计不出此，爵奉旨解送入京，意皇上面询之，真伪自白，骨肉之间，天性自在，爵等焉敢置喙。本月十三日，锦衣卫冯可宗，唤爵提塘副总兵张伏胜，面说童氏是周王的妃，缘听诸周王做了皇帝，来认等语。爵不胜惊讶，且闻童氏临审之期，而当日福府内监，即识为应用内官，并知其姓名。此不可解于臣民者一也。且闻初审时，先唤童氏入内堂根究，半晌后，发大堂刑究，皇上试思内堂根究者何言？更属何意？此不可解于臣民者二也。爵终日暗为察究，犹不能认童氏为假，而问官刑威诬逼，何得即指为假乎？百姓万口哄传都市，明留此若暗之疑（？），后日若假若真之案。爵谓此案必求真确，童氏不宜暗驱藁蓆，如果假冒，则童氏不死之身，实为假冒可据之证。如速令就死其身以灭口（？），故缓死宽刑，正所以白真伪于天下耳。至先帝太子，更系两朝伦叙，爵正疑虑，忽接邸报。三月初三日，上召保国公朱国弼等到武英殿面谕曰：正月内有一稚子，先到鸿胪少卿高梦箕家，说系先帝太子，梦箕留不肯住。往苏杭去。梦箕密奏，朕心甚喜，恐他失所，即遣内臣冯进朝前去赶他。回到绍兴，方才赶上。朕念先帝之子，即朕之子，若固真东宫，朕尚无子，即爱养抚恤他，但昨差内官李承芳、卢九德等，宿视回奏面貌不对，语言闪烁，关系宗社，不可不慎重。卿等会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、旧日东宫讲官，前去办验真伪，即日申时回奏。钦此。爵仰诵皇仁如天，举朝臣工食朝廷之

禄，戴先帝之恩，凡有血心，何忍以一线之血脉，断送于含糊片语。且皇上以先帝子抚为己子，圣谕温切，爵恐回奏诸臣误认皇上慎重之旨，强为逢迎，忽接邸报，大学士马士英一疏为异闻事，内称旧太子面貌，有方拱干、李景濂、刘正宗、忻城伯赵之龙、保国公朱国弼、皆曾识认。乞敕前去审视，据实回奏等因。具题。奉圣旨，两朝的系奸伪，候旨行。钦此。爵谓据回奏之言，似无异议矣。但天下耳目不可掩，千秋公论不可泯，伏祈皇上仍将仁爱抚孤，并痛念先帝皇衷如天之仁，明飭回奏诸臣再为详慎，恐此子一死，遗悔何及。太子系先帝遗血；童氏，皇上宫闱所系；自有天聪天明，何俟爵妄为摩索，以上负皇仁，更令先帝抱痛于九泉也。彝伦所关，非一人一事之比，爵谬列藩屏，与皇上同休戚，虽愚弁实怀忠耿，谨涕泣保留，以存真伪。惟我皇上监此微衷，干断施行。奉圣旨，朕元配黄氏，已经先朝册封，不幸夭逝，继配李氏，又以殉难。登极之后，即追封后号，诏谕海内，卿身为大臣，岂不闻见？童氏不知何处妖妇，冒认朕结发，朕初为郡王，有何东西两宫？据供系少陵王宫人，尚未悉真伪。塘报官妄传，好生可恶！这王之明系驸马王昺侄孙，避难南来，与高梦箕家丁穆虎沿途狎褻，唆令冒认东宫，妄图不轨，正在严究。各省提塘官俱经面问明白，何不抄传二案，若果真，朕于夫妻伯侄间，岂无天性！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，朕于先帝，原无纤毫嫌怨，因宗社无主，不得已从群臣之请，勉承重寄，岂有利天下之心，忍加毒害于其血胤？至于举朝文武，谁非先帝旧臣，谁不如卿，肯昧心加害于胤子？朕夫妻之情，又岂群臣所能欺蔽？但太祖之天潢，先帝之遗体，不可异姓、顽童乱混，朕宫闱又风化所关，岂容妖妇闯入？国有大纲，法有常刑，卿不得妄听妖诬，猥生疑揣，法司等衙门，即将二案审明，速行宣布，以息群疑。

高杰乃〔四〕镇之一，以其有跋扈之意，阁部史可法授旨许定国除之。高杰虽除，然其部下兵未散。四月十六日，忽至泰州，劫掠民间，势莫可御，财物被掳，犹幸不伤人。未几，闻东向高邮等处而去，其祸恐未艾也。

四月中旬，菜麦将登，乃于望前大雨连绵，浹旬未已，大非佳兆。

乙酉五月初十日，弘光因北兵追逼南京城，遂弃城遁走。清朝豫王不烦攻战，已定南京，差鸿胪寺黄家鼐等安抚吾苏，于六月二十六日入苏城。二十七日，有长洲县庠顾所受愤激时变，决计自尽，书绝命词于汗巾，又留二语于几上云：今日不为自经沟渎之谅，他日必为被发左衽之民。往缢于学宫，为人所阻。出投学前河内死。

国难睹记

崇祯十七年自二月二十五日昌平鼓噪，都中错愕，溃兵千余，皆山陕人。尔后凡寓燕西人，悉行驱逐，几至内变。当事者旋出示抚慰，人心稍定；继即

传报固原失陷，真保定府道等官，俱为我兵缚口，当事者匿不上闻。三月初十，边报紧急，先帝时时召对诸辅臣、九卿、科道，默无一言，惟相向涕泣而已。首辅陈演曾发迁避南京之议，先帝云：国君死社稷，义也。宁有弃封疆而居南面者！词色并厉。乃十三日外报益急。陈演、蒋德璟上疏请归田里，听其回籍。蒋则星夜出京；陈独稽延不发，后从贼，被刑而死，殊可愧恨！先帝屡谕内九门最是要紧，每门拨科道官二员巡视盘诘；亦俱草率应故事。十五日报居庸关陷，皆束手无策，止有守城一着。随令各将官于十六巳时率兵上城。是日午后，城门始闭，每一城垛，派一兵守之。其着意者，惟襄城伯李国祯一人，余诸将及内官各瞪目相视，无他策也。十七日五鼓，炮声始发，如雷灌耳。午后，贼已薄城，城外火光灼天，内皆罢市。时阴云四起，日色惨淡，百姓如坐针毡。十八日，街道萧然，往来止有巡街官卒，大声呼喝，掩饰耳目。下午，兵部有密报，外罗城彰义门已陷，杀人甚多，城上炮声不绝响，人竞口。闯贼因是日干支不利，择十九日辰刻入城。其夜炮声彻晓。九日寅刻，先帝出宫，杂内臣中，先至正阳门，传令开门，守者以未得旨，坚不肯开，乃城上放炮者架炮反望内发。又奔顺城门，守门者亦如之。不得已，驰往定国公府，府中人以主人出外为辞。先帝见势不可为，复入宫哭别圣后，言其颠末，后即自缢而崩。先帝将袁妃手刃，恐城破受辱也。又加刃公主，仅断一臂，欲加刃于东宫而中止。辰刻破城，帝不知所之矣。贼之入城，东进齐化门，西进顺城门，街衢挟老挈幼，相向而哭者万万人。少顷，红衣贼手持利刃，腰刀弓矢，口呼献驴马。民家有牲口者，悉献出。百姓门首，皆贴「永昌元年顺民」六字。各排香案，手执线香一枝，或贴「顺民」二字额上。不拘何色人，俱穿极破青衣，戴破毡帽。是时破衣破帽，重价求之不得。各官多跪迎者，贼兵口骂「奴才！奴才」！正仓皇间，传已出安民榜，争往观之，皆假慈悲语也。未几，闯贼入，飞骑数百，或出或入，遍觅先帝不得，出伪示云：如有献出崇祯者，世授伯爵，黄金万两；隐匿不报者，全家诛戮。至二十一日，闯贼到煤山，见先帝已殉社稷，从死者惟内官王之俊一人。帝蓬首跣足，身穿白衣，左衿上书「大明皇帝」四字，右衿上有血书数语云：祇因失守封疆，无颜冠履正寝。朕之骤失天下，皆因贪官污吏平时隳坏，宜尽行诛戮等语。闯贼即令内官发出，用极薄杨木棺盛之，停东华门茶棚内。周后自缢龙榻上，周身用线密缝其衣，上被以锦被，容颜如生。内臣王之俊亦停棺茶棚侧。各官既授伪职，往来过此，但以扇掩面，无下马哭拜者。贼招李襄城使降，襄城伯李国祯给云：须礼葬先帝毕，乃降。贼初不肯，李争之再四，侃侃不屈；方改殓梓宫，葬以帝礼，祭以王礼。四月初一日，舁至皇陵安葬。先一日，闯贼传令东宫暨定王子大行皇帝梓宫前行祭奠礼。东宫身穿白箭衣、白快靴，行礼毕，即偪之入内。出

丧之日，止一李国祯匍伏哭送。葬毕，即自杀，真勳臣中第一人也。是时闻变殉难者，巡视京官御史王章。章同事光时亨劝其逃避，章云：宁死不去。欲入宫殉先帝，行至朝天宫，被贼兵所杀，而同时时亨竟蒙面从贼矣。大农倪元璐，从容就义，朝衣北向，俨然如生。甲戌状元刘理顺，合家一十八人俱赴井死。总宪都御史李邦华，死时望北辞阙，向文山先生像叩首，口占一赞、一绝句，使家人扶缢。佾都施邦曜占二句云：渐无半策匡时难，惟将一死答君恩。遂自缢死。阁臣范景文，自沈于井。宫詹马世奇、周凤翔，俱自缢。各有二妾从死。词臣汪伟与妾耿氏同死。大理卿凌义渠，与妻同死。车驾司主事成德，自尽。驸马都尉巩永固，全家自缢。新乐侯刘文炳，全家自焚，其死尤惨。以上诸臣，俱于十九日死。其不受伪命而继死者，太常寺吴麟征、佺司许直、刑部侍郎姚孟祥同其子新科进士孟章明、太仆寺卿申佳胤、都给事中吴甘来、职方金铉、顺天学院陈纯德、御史陈良谟；而襄城李国祯则口后死。其贞心劲节，尤为铁中铮铮者。共计抗节死义之臣，二十有三人。城破之后，红衣贼填街塞巷，以寻寓为名，掳掠财物，索金银，次索首饰、器皿，再次掳绸帛衣服，最后罄劫所有，荡然如洗。妇女无论官民之家，恣其奸淫，淫后即踞其居室，多则三、四十人，少则一、二十人，食以牛羊犬豕，小不如意，即白刃相加，蹂躏惨毒，殆无人理。惟死节之家，贼知钦敬，标「忠臣」二字于门，不犯妻女，不掠财物。二十日，伪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出示，凡在京文武，俱于二十一日早赴东华门，各报先朝职名，愿为官者，量才擢用；不愿者，听其回籍；隐匿不报者，全家诛戮。贼初入城时，缙绅恐以衣冠贾祸，悉毁其进贤冠；及见此示，变愁为喜，从梨园装具中觅冠，一冠价踰三四金，得者以为幸。二十一日黎明，齐至东华门，投递职名，闯贼李自成上坐，左右伪丞相牛金星、伪都督李宗敏、李牟权，将军师口、总兵白广恩，官抚民制将军（即副总兵）梁甫、郭某，果毅将军董天成、马岱、白某、姜镶、军师宋矮子、六政府（即六部）宋企郊、张璘然、巩堦、侯恂、黎志陞、叶初春等四十余人名为随驾，两班分坐。将投报者逐一唱名，用者，送吏政府；不用者发都督府，极刑追赃。受在京伪职韩四维、杨枝起等二百余人，受北直、山东、四川府州伪官魏天赏、杨璈等四百余人，夹死者朱纯臣、邹逢吉等二十余人，被夹而复斩者五百余人，辅臣陈演、方岳贡、邱瑜与焉。戚畹受刑尤惨，其受刑而未死者无算。此后街上，止见贼兵，不见一民；祇缘苦索金银，凡状貌魁梧者，或认为宦官、或认为富翁，执去极刑拷逼，十百千万，不满其欲。已而褴褛者令其刈草喂马，故路少行人。二十九日，礼政府出示，勒文武官员举贡生儒耆老等劝进，择定四月十七登极。自四月十一一起，百官到午门外习郊天、祭地、即位、颁诏等仪。伪丞相又谓闯贼云：草诏须得一名公，因荐杨廷监、周钟俱可；乃

两人互相争草，几至攘臂，不知有愧耻矣。是时，凡受伪职者，门上皆贴钦授某官，每日碌碌习仪，不遑夹打。至十二日，忽报西平伯吴三桂大兵临城；闯贼见报，即发精兵三千出敌。行至通州，遇吴兵三百余骑，贼兵轻敌急战，遂至大败，逃回者不过数人。报到，闯贼大骇，即与其党共议，谓吴兵强劲，我兵如何小觑！众但唯唯。闯贼愤怒，大叫：昔日之言何言也！即出令箭一枝，往亲征。明日五鼓，齐发。众贼闻令，皆大恟，怨声载道。十三日黎明，起兵出齐化门，闯贼身穿青布箭衣，戴金顶大帽，黄靴黄伞。在京官民人等跪送，东皆新授伪官，西皆百姓，观者如堵。闯贼向被箭伤左目，已成一漏，日夜流血。是日兵至通州，即遇吴兵，且战且走，诱之深入，方与鏖战，伏兵四起，贼兵大败，歼其精锐十之八九。先是，南人在京遇变，无不思归者，乘此间隙，假扮乞丐，乃得逃回。二十五日，闯贼收集余党，复入都城，大肆劫掠。二十九日，草草登极，颁伪诏。三十日，闻北兵将至，知京城难以久居，遂放火杀人，劫掠妇女；宫殿民房，尽行烧毁。五鼓出城，仍逃入秦中。凡受贼伪命诸臣，亲见其贴钦授衔于门者，开例于后；稍属风影，概不敢列。吏政府（即吏部）大堂宋企郊，文选司杨枝起，考功司郭万象，验封司熊文举，稽勳司侯佐，司务叶澍。户政府（即户部）大堂杨正休，少堂张璘然，从事（即主事）金震生、介松年，司务魏学濂。礼政府（即礼部）大堂巩堉，少堂梁兆阳，仪制司从事王某，祠祭司李森先，主客司吴之琦，精缮司刘大巩。兵政府（即兵部）大堂侯恂，少堂杨士聪，职方司傅景星，车驾司沈元龙，武库司吴刚思。刑政府（即刑部）大堂安兴民，少堂振声。工政府（即工部）大堂黎志陞，少堂叶初春，从事孙即、施凤仪、缪沅。弘文院（即翰林院）修撰韩四维、何瑞征、杨廷监、陈名夏，检讨周钟、朱积、张瑞，庶吉士刘余谟、张家玉，国子监司业薛所蕴，学录钱位坤。大理寺卿吴家周。吏谏垣（即吏科）申芝芳。户谏垣戴明说。兵谏垣（即兵科）光时亨。太常卿刘昌，寺丞项煜。验马寺（即太仆寺）卿宋学显。光禄卿李元鼎。直指使（即御史）涂，必泓。山东盐运使王孙蕙，淮扬盐运使魏天赏。淮扬兵备道方运昌。庐州府尹（即知府）熊世懿，扬州府尹杨璈，淮安府尹锁青缙。定州州牧（即知州）董复。尚有未尽开者。先帝遭逢多难，身殉社稷，得正而毙，可悲！可仰！当日捐躯尽节诸公，固自烈烈英英，垂芬竹帛。然读书一理、沾思食禄者，殊多蒙面，事仇忘君辈，义行同狗彘。独有一卖菜翁，不过负贩小民，目睹先帝盛以杨木薄棺，停储芦棚下，不胜痛愤，遂撞死于棺旁。岂非忠义性成，超出寻常万万者哉！惜不知姓名，附录其事，以彰殊美。

岁在甲申仲夏之月，草莽陈莽波臣记。

史阁部、黄虎山殉国纪略

阁部守淮扬，北兵猝至。时，靖藩先奉旨吊守板子矶，兵将寥寥，已成众寡不敌之势，阁部誓死坚守。北兵展转趣降，阁部乃给北兵曰：若果欲定盟城下，须令兵将团聚一处，会同面约。北兵从之，悉至扬州北门。阁部了见人多，发一大炮，打死北兵无算。俄而复聚，又发一炮，打死益众。北兵未尝退怯。此时若更有一二枝兵相助，事之成败未可知、其如声援断绝！此孤军困守，阁部见炮打不退，敌气益锐，勇往益前。已知事不可为，惟有望阙叩首，以图自尽。而北兵已攻破西城，擒拥阁部见豫王；阁部长揖正言曰：此一揖，谢尔率兵剿闯，为先帝报仇。又一揖，曰：此谢尔不嗜杀人。既而睁眼不屈。北兵欲降之，骂不绝口，遂遇害。豫王为之改容，重其忠烈，而叹南朝之无人也。

靖藩先与阮大铖合兵共守板子矶，以堵左兵。塘报刺谬，不知北兵破维扬，亦不知大骂从太平进靖营也。无几何，北兵骤至。时，营兵多守江干，靖藩知事必溃，乃单骑驰北营，挥铁鞭，冲击数十人，以示黄将军志不可屈。归向弘光曰：陛下死守京城，各镇尚可合兵勤王，事之成败未可知。奈何听奸人之计，轻身先出！今北兵以如云之众，攻其无备，虽系孙、吴复生，亦当束手。此爵负陛下耶！陛下负爵耶！泪如雨下。即拔剑自刎而死，面不改色，生气凛然。北兵异之。如虎山者，阁部之下一人而已。

播迁日记

乙酉五月初，连日警报叠至。初十日，赵忻城有演教放大炮之示，不果。夜分，北风甚急，北兵渡江，由七里滩进逼京城，时已将晡。弘光计无所出，召内官韩缵问策。韩云：此番势既汹涌，我兵单力弱，今日之事，战守和无一可者。不若御驾亲征，济则可以保社稷，不济亦可以全身。弘光可其议，即刻趣装跨鞍。时将二鼓，从通济门出，携带惟太后及一妃，外多内臣从行，文武官绝少。或云往武林，或云往云贵，纷传不一。先是旬一日，闻有人言，未尝不斥其妄。至此果来，然知其怀念已非一日，则马士英实倡此谋也。或又云天平（？）。

十一日昧爽，哄传弘光已出城，京中文武，一时多遁去；有不去者，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。男女争先出城，扶老携幼，惶遽拥挤间，有蛾眉少艾，金莲窄窄，跬步难行，见之不胜心恻。且既而复返者，十有八九；以虽多兵卒，不便遄往。已而门闭，欲返不得者，十之二三，旁徨踟蹰，莫竟其终也。辰刻，忻城出示安民，有「大驾播迁，本府死守此土」以至「大清大帅自有酌裁，尔民不必惊慌徙避」等语。副院杨维垣朱示云：「天子出巡，乃古今暂避常理，本院惟有尽忠殉国」等语。已即自经。各门既闭，百姓数百人往中城狱，拥太子上马，从西华门入宫，尚未栉沐。圜中人悉自出，奸民悍兵乘机入大

内，抢掠金帛，强有力者多得之。太子虽为百姓拥入，文武大臣无一至者。众共擒相国王铎禁中城，拔发擗须毒殴之；旋入其家，抢劫一空。两月来天气阴惨，是日天清日朗。图迁虽马士英主之，实因弘光追咎其劝即大位，今值多难，仍着士英区处，故以出奔之说进。且士英之资浮于弘光，欲图苟免之念愈甚。若弘光不去，士英不得独去；迨既出，置弘光于靖藩黄得功营，士英扬鞭挟资，兵从拥卫而去，竟作天外飞鸿，安问北面所事之人乎！先是，马士英吊川兵三千，为出奔扞卫计。去而不尽者若干人，作祟于城；方勇并力一心，昼夜巡警，兵惧而不敢肆。秦淮两岸，灯光烛天，彻夜如昼。

十二日早，开太平门，驱川兵出走，城外之民遂杀之，伤一、二十人。炮声自朝至午而少息，川兵无复存留在城者。城内栅门，盘诘甚严，获奸细及马士英中军共七、八人，忻城立斩之。阮大铖家被抢，冯可宗、陈盟、王心一、周之璠、冯家楨、蒋鸣玉、张元始、姚士衡、沈应旦、吴希哲、陆康积、申绪芳、葛含馨、罗志儒、黄里赤、陈济生、申演芳、吴适、顾绎诒、陶廷烨俱去，张捷、高倬俱死。午后，太子传告示，用朱标坐日空字，黄纸书之：

泣予先皇帝丕承大器，克钊前猷，凡诸臣庶同甘共苦，播着中外，罔不宜知。胡天不佑，惨罹奇祸，凡有血气，烈眦痛心。泣予小子，分宜殉国，思以君父大仇，不共戴天，皇祖基业，血汗非易，忍耻奔避，图雪国冤。幸诸勳戚文武先生，预怜倾废，冀振予宗，迎立福藩，共图雪耻。予惟先帝是哀，投奔南都，实欲哭陈大义，身先士卒；不意巨奸蔽障，致樱桎梏。予虽幽城狱，每念先帝，无日不悲哀痛绝也。如今日者，闻兵远避，先为民望，其如高皇帝之陵寝、亿万苍生之性命何！泣予小子，将历请勳旧文武诸先生，念高皇帝三百年之鸿口、先皇帝十七载之旧恩，助予振旅，扶此颠沛！何期父老人民围抱出狱，拥入皇宫！予见宫殿披靡，祖业几坠，不胜悲涕。尔诸父老焉知予身负重冤，岂尔尊南面之日乎！谨此布告在京内外勳旧文武先生庶人等，□此痛怀，勿惜会议，予当恭听，共析皇猷，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，惜尔经纶之教也，不念旧恶，垂诸训典，非敢云赦，即愿即临，匡予不逮。

十三日早，开通济门，放勇卫营兵入城，乘间而出者甚众。栅稍宽，店肆颇有开张者。文武诸僚，集中府会，议安民守城，各有告示不等，然俱不及立新主事。是日，太子封中城狱神萧王，用龙匣差官捧敕，二人执金棍前道，至禁中开读，兵马司素服迎之，以其所居之室改为殿宇。傍晚有云间贡生徐瑜、萧某谒忻城，面陈太子宜即位，忻城立叱斩之。

十四日至城，忻城縋出见于营，议进城事。保国公朱、镇远侯顾、驸马齐某等，俱在。豫王问：『尔等勳戚为出自太祖、出自成祖』？一一问答。豫王喜忻城守城有功，加位兴国公；手携立保国之右，赐金镫银鞍马貂裘八宝马帽

等物。进午酒，席地共饮，问太子何在？忻城次日送至营。李乔携进大清告示，遍挂通衢，民心稍定。录其告示二道：

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，晓谕南京、河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。尔南方诸臣，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，陵阙焚毁，国破家亡，不遣一兵，不发一矢，不见流贼一面，如鼠藏穴，其罪一也。我兵进剿，流贼西奔，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，又无遗诏，擅立福王，其罪二也。流贼为尔大仇，不思征讨，而诸将各自拥众，扰害良民，自生反侧，以启兵端，其罪三也。惟此三罪，天下所共愤，王法所不赦，予是以恭承天命，爰整六师，问罪征讨。凡各处文武官员，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，论功大小，各陞一级。抗命不服者，本身受戮，妻子为俘，若福王悔误前非，自投军前，当释其前罪，与明朝诸王一体优待，其福王亲信之臣，早知改过归诚，亦论功大小。檄到之处，民人毋得惊惶奔窜，农商照常安业。城市秋毫无犯，乡村安堵如故。但所用粮料草束，俱须豫备，运送军前。兵部作速发牌出示，令各处官员军民人等，及早互相传说，毋得延迟，致稽军务。特兹晓谕，咸使闻知。

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，统领大兵，勘定祸乱，顺者招抚，逆者剿除，大兵到处，兵不血刃，官员賁奉敕印来降，不次优擢者有之，照旧供职者有之，民间秋毫无犯，产业安堵如故。昨大兵至维扬，城内官员军民樱城拒守，予痛恤民命，不忍加兵。先将祸福谆谆晓谕。迟延数日，官民终于抗命，然后攻城屠戮，妻子为俘，是岂予之本怀，盖不得已而行之。嗣后大兵到处，官民抗拒不降，维扬可监。夫人皆天地所生，逆命之徒，欲死则宜自尽，何得贻累生灵？本朝承天之眷，遇战必胜，攻城必克，不敢自矜，谅尔等闻之熟矣。虽然，耀德不观兵，仁义招抚，天时人事，洞然可监。今福王僭称王号，沈湎酒色，信任佞邪，民生日瘁。文臣弄权，只知作口纳贿，武臣要君，惟思假威跋扈。上下离心，烝民涂炭极矣。予念至此，感叹不已。故奉天伐罪，救民水火，合行传谕，咸使闻知。

十五日，太子出洪武门入营，豫王敬礼甚厚，留之营中，衣以紫袍；云真假不能办，须带归于北以明之。百官是日朝贺豫王始。

十六月，百官递职名，到营参谒如蝟。时将午，礼部尚书钱谦益引大清官二员、兵从五百余骑，从洪武门入。谦益向帝阍四拜，因泪下，北兵问故？益曰：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之王业，一日废坠。受国深恩，宁不伤心！北兵叹息。候开正阳门进，索钥匙不得。因进东长安门，盘九库钱粮，官兵俱口于内；忻城刖贯抢掠大内兵丁八九人，游行市中，传百姓设香案，俱用黄纸书「大清国皇帝万岁、万万岁」并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」等字。又大书「顺民」二字，黏于门。午后，拨北兵五十名守通济、洪武、聚宝三门。刘良佐兵为崇

南门外，百姓诉于豫王，发北兵三百赶杀，立刻降之。

十七日，文武官争趋朝贺，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，凡十数堆。其生监、候选、候考等人，无一不至。豫王不见。

十八日，文武官及乡坊里保人等，送币帛、牲醴、米面、熟食、茶叶、烟酒、糖果等物于营，络绎塞途。忻城约各勳戚唤戏十五班，进营开宴，逐出点演。正观饮，闻塘报：各镇兵至。忻城手递报与王，阅之漠然；又点戏四五出，方撤席，发兵迎敌，即刻便行。内官进簋鱼两大簋，不受。

十九日，北兵八人抢小物于乐神观，道士禀王，即命缚来斩之。差御史刘光斗、少卿黄家鼐、御史王某、郎中徐某等，往淮安、宁国、苏松等处讨取降顺册。北兵搜不朝贺现任官陈盟等家，有收其家属者。豫王出示，令前日大内抢劫金银缎疋腰刀等物，自行交还武英殿或江宁县，免其前罪；仍令总甲逐户搜查，有藏匿者梟示。

二十日，令文武各官将印信割付尽交纳武英殿，听换给文。又令东北二城居民出房与北兵居住，限三日内出完。大开城，放出城三日。忻城伯剃头起，是后徐魏国、柳安远、徐永康、汤灵璧、李临淮等，以渐俱剃讫。文官止李乔、姚孙珏、叶应祖等，实为出家，适合时尚。

二十一日，合城百姓既苦搬移，又恐五镇兵至，难免杀戮，惴惴弗宁。三日内之间，路不能行，露宿道旁，与暴棺城市者，不可胜记。

二十二日，豫王念史阁部忠烈可嘉，令建祠立坊，旌扬荐馨，仍令礼部尚书优恤其家眷，以示异数。

二十三日，中书龚延祥义不臣服，投武定桥河内而死，浮尸二日。

二十四日，豫王进城，身穿红锦箭衣，乘马入洪武门，官员红素服不等，分班立于两旁迎贺。先一日，礼部红榜遍贴城，故无一不至。

二十五日，寻到弘光，暂停天界寺。豫王往接，舁以无幔小轿。弘光首蒙包头，身披蓝布衣，以油扇掩面，百姓唾骂。太后及妃俱随后，从正阳门进。弘光易坐马，衣一把挝。乘马至灵璧侯家设宴，太子上坐，弘光昭坐，豫王穆坐。坐定，从容向弘光曰：不为先帝报仇，反将太子监禁，此是何意？弘光默然。又曰：我大兵尚在扬州，何弃了陵寝土地，先去以为民望？自主之，抑左右教之耶？弘光答语支吾，汗出浹背。余言尚多，不能尽述。唤乐户二十八人歌唱侑酒，席散发还，仍限二十日内着教师开戏一本，以便供应。黄虎山兵约万余人，俱自剃头，随北兵进城，走一日方完。向豫王求用不收，止收其衣甲兵刃。

二十六日，点印官及二十四衙门，内官三人到迟，要打二十棍，没其家，告到乃止。

二十七日，发兵三千往苏、杭催讨降册，尚未知杨文聪杀黄家鼐等也。

二十八日，豫王出南门报恩寺拈香，观者如堵。黄端伯抗节骂詈，愤懑摧胸，仰天泣血；左右欲兵之，豫王不忍加刑，忻城送之狱。

二十九日，东、南、西三城百姓幸免迁居，归功忻城，踵门言谢。忻城劝令饷食犒兵，以绝窥伺；百姓从之。

以上所纪，皆固密斋主人在南都目睹而笔记之者。已于二十九日出京，是后别有记载。

播迁日纪题词

甲申惨变，泪枯东海之波；乙酉出奔，幻若黎邱之鬼。耳食犹然裂眦，目击奚止伤心！虽两朝之境界未可同年，而一日之天口义皆率土。事关体要，不可无书；语即支离，乌容混似！不佞身处厄城，日惟惴惴，手操秃颖，心转兢兢。祇恐风影伪传，他日有乖于信史；用敢见闻随笔，以俟作者之监观。言已合乎无文，纪暇择乎伦次。乙酉季夏，固密斋主人漫识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五

去岁甲申之变，流寇骤入燕京，致先帝身殉宗社，国破家亡，臣民罹祸，惨毒不可胜言，乃寇盗终非大器，始虽伪为宽厚，卒至搜括屠戮，无能抚定中原。未几，北朝兴师讨罪，寇莫能寇，遁往陕西，□主遂入燕都。北直、山东、河南、山陕、川蜀等处，皆为所有。建国号大清，改元顺治，官位多仍大明之旧。

甲申五月，南中诸臣拥戴福王，立之于留都，欲如晋、宋立国江左，亦可绵祖宗血食于不坠。奈嗜酒贪淫，殊非忧勤属情之主，又宠任阁臣马士英黷货擅权，秽浊仕路，朝鲜正人，仅一史可法身兼内阁兵部之任，惜但督师在外，乏同心共济者。将倾之大厦，岂一木能支！用是心独苦而志未伸。高、刘、郑、左诸镇拥兵跋扈，史阁部（疑有脱误），此曲说也。用计除高杰，乃其兵卒尚多，所过肆掠。乙酉之春，江北瓜、扬、通、泰，俱被高兵扰害，长江不通舟楫。未几，北兵大举，南来维扬，因史阁部拒守，被攻城破，合城受屠，渡江直指南都。先声所至，人心震摄，不待血刃，开门延入矣。

乙酉五月十一日，始闻北兵入南京确耗，弘光遁走被执，马士英逃亡。豫王已抚定南京，知大兵将及我苏，吴城士民惊惧，纷纷挈家窜徙。是日旧抚台张凤翔、新抚台霍达、按院周师盛，将暮时，俱于南马头舟中会晤。旧抚台及按台俱于是夕遁去，新抚台停驻舟中，不登岸。六门彻夜不关，任避兵者出入，恐一禁闭。则人愈张惶，或生于内变之故也。

十二日，迁下乡者愈多，每轿一肩，索银一、二两，少亦索钱一、二千。小舟一只，索银数两，或索钱十余千。得者以为幸，不吝重价也。至十四日

，霍院将抢夺乱民四人斩于泊舟水次。十七日，又将乡间乱民一人梟斩。郡守日夕惶惶，渐闻豫王差官取镇江、常州册籍，次第将及苏郡，地方官长漫无主持，乡绅但知潜避，无一倡义守御者，小民无以倚恃，咸思投顺，以苟全性命。

二十二日，向有吴江举人潘尔彪，迁居郡中，荐一才术兼业医者曰李滴春于官，谓能行兵，欲以为将。拟翌日登坛受钺，群心大骇，虑李非有才略足恃，轻举挑衅，难免扬州覆辙，遂率众击毁潘、李二家，太尊陈师泰即朱示撤兵，以安众心。二十五日，南京差来安抚鸿胪寺卿黄家鼐、通判周荃、参将吴某，先至虎邱，移文坐管游击府、知会迎接，索取苏州府册籍。陈太尊即于是夜避去。二十六日，奉府各厅衙役及武弁等，备仪从执香迎接，抚入坐府堂，告示张挂府前，称大清国顺治二年，奉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，大意谓顺从者秋毫无犯，抗逆者维扬为例，钱牧斋另有印记告示，诏谕慰安。是晚，长洲县知县李硕亦弃官去。安抚仍回寓虎邱。二十七日，复迎入城，坐兵道中，册籍已献，武弁士民，接踵进见，人以为大事之定矣。忽二十九日清晨，有常镇监军杨文骢与都司朱国臣共谋令营兵进见黄安抚谢赏，出其不意，执黄家鼐、黄嘉模、吴参将，并随从二十一人，绑去封门外，官俱斩首剖腹，亲随二人亦斩。周子静知风先遁，得免于难，急往南京报知，极言民心已归顺，此举出杨监军诡谋，幸其有先入之言耳。三十日，杨文骢孥一人立斩之。六月初一日，拿周安抚家奴一人亦斩讫。次日，亦斩三人，总云奸细。自二十九日戮黄安抚等五人后，人怀忧惧，谓激怒北兵，必有玉石不分之祸。买舟避乡僻，□□如惊。若使杨君果为国倡义，以图兴复，谁曰不宜？究竟一萎琐无能，假公济私之辈，意在垂涎库藏。再初二日，为士民所迫，午前进坐北察院，随至府庠谒先圣，遍请各绅于明伦堂会晤。共议守城计。长洲李公亦于是日复莅本县，似乎布置略为有绪。

初三日，闻北兵已至无锡，遂发府库银分给兵丁，自取万余金。初四日黎明，出葑门登舟率兵遁去，人心瓦解。凡各兵屯兵近郊者，皆散归。六门不闭。是日微雨，午间北兵骤至，由阊门入，人各二马，鱼贯陆续而行，从娄门出，转往葑门，欲追杨文骢也。追至水滨，杨君不知所以，其随从兵舟，被北兵以火器击坏几只，□窖亦烧毁一二。北兵大营扎于社坛，主帅驻白云庵，欲诸乡绅出，与共议地方事，随处悬示慰谕。初五日，新太守王镛，中州人也，上午入城莅任，乃剃发戴臊子帽，以箭衣为公服。

小民共往缙绅家，促其出见，以纾苏城之祸，大都匿不肯出，众情愤恨，打毁徐九一、李子木、蒋韬仲等各家器物。初六日，城内外百姓，相约每图为一，手执黄旗一面上写「某图民投顺大清国」，余人各执线香，争往大营

纳款。庠友亦投谒往见，乡绅沈去疑为先。午后，各官入城，都督土国宝坐北察院，诸友进见，温言相慰。云吴民既归顺，自然鸡犬不惊，各安生业。吴庠颜子发，特恳其禁约兵丁之横暴于乡者，土公亦许出令禁止。云即日撤兵，无苦也。初七日，土公令各图捱查乡绅举贡庠反之在家及不在者，崑山庠生朱应鯤，因献本县册，遂令为长洲县令。吴县令薛某，以县丞陞任之。初八日，发兵往杭州，行者撞于道，皆骑卒也。申青门未出见，拨兵三十名坐守其家，大费酒食，董君弼家尤被骚扰。初九日，水兵三千道经吴门，是日午后大雨，至初十日午间止，兵船冒雨而行，时当插蒔，乃甘霖也。但戎马在郊，村农多避匿不蒔，即已蒔，亦被马啖，或刈为刍；负郭之田，戕害甚矣。庠家口兵忽有令箭撒去，因总督刑部侍郎李延龄幕下，有任兵部职才司者，原籍山东，乃青门旧治下耳。李、土二公虽督抚、总镇之尊，略无章服，同一剃发垂辫，出则加钹帽于首，顶撒缨一丛，身穿箭衣，色从其便，即坐堂理事，每皆秃首，且环坐一堂者，恒有六、七人；开府正衙，尊卑并列，乍见之殊觉可讶。李公出示，延见举贡庠生，各府州县因多缺官，意便宜，欲选任。十三日，于孝廉中选知府，即推三四人；于庠生中选留吴翀汉、冯嘉等八人，寻授知推之职。会申青门微言以解。云诸生年少之未经事，恐不胜繁剧，乃不果授。孝廉贡生，十四日有续到者，皆公报立待，各唱名过堂，点毕而出。庠生凡投谒者，或公服，或儒巾便服，或方巾青衣，概不行拜揖礼，但呼名至前，约十余人，李公即云请回。又欲授诸生以县丞，皆不就而罢，图中稽察乡绅大户之家，先之以现总，继以卫弁，最后上官乘马亲查，有不在家者，即加记识，故凡内眷之避于乡者，次第接回，室家相聚者居半矣。吴地尺寸皆利藪，曾无旷土可容郡马牧放，北兵人挟二马，纵之于野，自应伤稼，每日告于上，由是抚、镇两台令收兵马入营，遂有纳征青草之举。二十二三日，初议长洲田五十亩每日纳草一担。吴县田二十亩、山荡田十亩，每日纳草一担。谓营中每日需马草一万五千担，两县均派，各该七千五百担。长洲田多，故五十亩为率；吴邑田少，故二十亩为率。若此则吴县，有田百亩之家，日供五担；百亩五担，不但力不供，亦何处有许多青草；群情大骇。绅衿士民连日具呈各台。苦恳，舌敝力殫，至二十七日，方定两县各田百亩，每日纳草百斤，官户交军门收，民户送盘门外大营收，时已移社坛营，改屯山川坛内，路遥天暑，兵卒骄横，交纳草犹不胜苦也。

二十九日，忽传北来有诏十八款，内一款驱除僧道，凡僧尼道士，俱令还俗，寺观庵院，封闭入官，承天双塔寺，寺富，僧恐甚。当晚，将酒减价发卖。僧有具呈军门者李公立发告示，从古三教并重，断无遣逐僧道之理，随访拿误传诏旨者，得玄妙观李道士，发捕厅审究，署总捕王同知名志古，本贯崑山

，郡中大参刘王受外孙也。研李道士乃得自抄传，非其毁造，责四十板，解抚院。李公亦不深罪，得免死也。

闰六月初一日，斩盗官马贼一人于尚书巷口，其妻给赏兵丁。

初二日，士民相订同具呈本府及总督军门，请减吴郡重赋，因庠友到府者仅十余人，不成公举，太尊亦过午不出堂，未及进呈，来日进讷。

初三日，斩三人于大街，云系奸细。是日有固山太人自北来苏，驻兵备署中，随从兵多。初四日，大雨竟日，兵丁避雨，共入民家，掠取衣食，奸淫妇女二，有投水不受污者，固山亦即移去。

初七日，李公请见诸庠友，因人言籍籍，疑其起于士林，故面相慰谕，大抵传闻欲剃发之故。李公向已告示张挂，谓决不以剃头一事，拂尔之意。初九日，周安抚遍示决不剃头，岂知号令不信，自初六日起，先将阊、齐、娄、葑水门封闭，仅开南城水门，收纳马草。至初十日城外兵丁，俱收屯城中。十一日，水陆各门俱闭，清晨，将北兵来黄纸刊印榜文，粘贴通衢，不纶绅衿氓隶，俱欲剃发，违者军法治之。先是，吴江庠生吴监，具条陈于县，与县公语不合，推仆公案，县解军门击之狱。是日，绑出斩之以威众。此友大骂，立而斩首，严催官民刈发。本府太尊王，前六月十五日，方束发冠带，同新任理刑徐树藩，恭谒文庙，徐即郡中着姓，先曾应天通判者。今补节推，随署太仓州事。奈法行自近，府县官率先剃头，不半日间，城中倏然改观矣。乡绅有翰林陞礼部侍郎徐，投水自尽，心愤激不忍变也。十二日，李公遍请绅衿入见，想欲验其剃发与否耳。是日，辕门外刳杀。不剃头者一人，枫桥聚众抗拒剃头，差兵一二百骑往拿，便成瓦解，亦俱就髡。然人多愤愤不平，召乱之由，未必非此。

十三日昧爽，忽闻炮声，六门外火起，城门顿开，有民兵先从葑门入，各门陆续俱进，斩木揭竿，间有执戈矛被甲胄者，皆以白裹头，大都用布，额加红点，手执一两大明旗号，声言副总兵吴圣阶统蒋、陈、朱、鲁诸将入城，精兵云集矣。城中民于街衢俱将巨石及木器堆垛，宜意阻碍北兵马足。凡巷口俱聚街沿石垒塞，仅留小门，容一人俯首出入，人心惶惶，各怀疑惧。民兵先于阊门外击毁兵舟千只，舟中数千人俱毙，闻有名贵要人在焉。因困于中流，无所施其技故也。纵火烧断阊门吊桥，延及月城内口俱尽。又放火烧府县署，及都察院、北察院监兑署，俱成煨烬。予见民兵虽多，皆市井乡村乌合，既不习战阵，又漫无统领，固决其无能为，喧闹至晚，渐散去矣。才其清晨入城时，即呼居民令具饭接济，有闭户者，辄加箠击骂詈，阊门内一路民家，多设簞食壶浆于道旁，供其饮啖，良亦不得已而然。徐究其兵端，祇缘陈湖聚众不尽发，亦兵往征，被伤数十人，亦捉获六七乱民系狱。是日，陈湖人实倡此举

，率众破狱，劫系囚以去。此其本谋，乃四方闻风应之，总一时乘兴妄动，祇而进亦旅而退，非有攻围战守之能。

即李、土二公各官，赤俱团聚府庠瑞光寺前，屯兵自卫，未见出奇制胜，电击飚驰之快举也。是夕，街坊敲梆放炮，呐喊之声相闻，大约皆无赖所为，守分良民，知己触上怒，恐不免诛锄，仓猝挈家远遁。向东李公有令，不许乡绅士庶携妻子资货出城，违者论斩。此际六门洞开，无复禁令，出者踵相接矣。

十四日天晓，既无重兵压境，城中兆姓之不能迁者，周子静授意，令群聚往军门恳求，辨其倡乱非属城市小民，李公始虽盛怒，后销霁颜。是日晨刻，仍有执大明义师旗者二三千人，从吴趋坊南上，至领马桥遇北兵数骑冲下，便尔奔散，仅伤一失队北兵于中途。未至日午，相率退出阊门去矣。晚间，李、土二公各出示安民，察此举，系杨监军余孽勾连海寇为祟，大兵到日追剿，城中良民，不必惊恐，但须协力守城，缉拿奸细耳。南北二童子门相继焚，遂令将水城门俱坚闭下闸，夜间民夫上城防守。十五日，拨兵往葑门出，其在途横暴，有所知者一事，苏人王惠伯现为军门标下职官，兵丁拥入其家，执家属一人，斩为三段，掳其妇女数口，惠伯亦被缚，将加之刃，财物细软掠尽，适军门正差官来唤王君领兵，兵闻令乃释缚，并还其妇女，然赍贿乌有矣。惠伯急徙居避去。总云城中东南隅，其被抢掠取杀之害殊多，非如西北之无扰。一城之内，便隔天渊，真有幸有不幸。是晓，并将各城门垒石塞，以便守御。至暮，民家各悬灯于门，击柝支更，自此夕始。十六日，各门外窥伺出没之众未已，且怒城中人拒守，交口辱骂，阊门外有堆干柴于木筏，欲烧水门者，城上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，一面发矢射之，一面缒人下城杀去，伤彼数人，才退。晚间发兵几百，出葑门剿乱，行至黄石桥，得胜而还。是夜黄昏，月蚀至九分，更余复明，深夜提兵，获放火二人斩讫，传闻有城中打粮之说，众惧受害，议令每图各具酒二坛、猪羊鸡鹅干面等物，白米一石，皆温饱之家凑出。

十七日，投揭送为供应，亦不得已之计也。城外仍聚众窥瞰，官民俱登城防御。王太尊驻阊门，王二府驻齐门，张二府蒞。是日，蒞关水陆城门，几为乱民所毁。胥门鼓楼，半毁于火。齐门鼓楼队板，旋即修讫。十八日，南京兵到于阊门外，约有几千，彼窥伺之众已潜迹，无敢抗。敌兵追蹶搜索，亦多斩获，遂纵火南北两濠，掠取财货衣饰妇女无算。凡乱民倏聚倏散，诡诈不测，未必撓锋刃；其所杀者，多属恋家未去之民，或各行商贾之顾惜货物者。身被屠，物被掠，屋被焚，深可悯也。是日清晨，城内止有数十骑出阊门。午间，二百余骑出齐门扑剿。时，蒞门外有众突入城抢掠，几及华阳桥，正欲纵火

，见发兵到，乃遁去。王太尊有示安民，云为输口事，怜念城中俱像良民，大兵虽到，秋毫无犯，尔等不必惊，悬牌通衢，并随处粘帖。李公适巡城，守城民复跪恳宽宥，李公慰之云：天热不必跪，起来！起来！前日你们放火欲烧死我，我又烧不死，如今却来帮我，这不是帮我，欲保全妻儿老小耳。我已分付过不杀城内之百姓了，可放心也。北里二图执索米于乡绅为首者一人，绰号张松鼠，土公立刻梟示，图棍王绍先，兼揽三四图事，名册未全备，又藏不剃头亲党在家，被人举首，又执杨家院子巷曰积蠹梅家兄弟三人，遂将王绍先、梅四斩首外，两人各执四十板释去。

前六月终起，至闰六月初旬，征收马料青草甚严急，民争先上纳。若一日不可缺者，乃自十一日闭城门，十三日民变以后，纳草之令遂废格，城外每日烟焰不绝，兵转至娄、齐各门外杀人掠财，抢占妇女，惨不口言。知此枝兵非为苏郡而来，原系道经吴地者。城中因借以为声援，彼既饱所欲，遂东去矣。

二十日，有童执戈登城守陴者，误闯入营内，绑去欲斩，苦求得免，遂断去右手指，缘将卒屯扎阊门鼓楼，彼谓此处为营内，有误入者，所斩不一矣。

二十一日，兵丁出阊门打粮，守城民之无赖者随之往，多获铜锡器衣服等物，间有归而复往，所取过望者，齐门外各栈房储米殊多。是日清晨，官给小粟，令民出城搬取，兵丁守门稽察，随所取多寡，半留入官，半以与若人。又脚夫运米一石入城门，给与脚夫一斗，城下拥挤喧闹，兵丁鞭笞交下，人莫敢忤视。谚云：「莫作乱离人」，信斯言也。从十三日始，城中家家闭户，途少行人，其往来于途者，率皆手持枪棍，为守城之伍，间有士流及富民，亦皆秃首。

二十二日，大日晖桥尚有乱民啸聚，城中出兵抄其后，斩获及堕水死者几百人，何彼亡命者之不揣，自速其毙耶！

二十三日，令民夫往上塘栈房取米，强有力者多得之，兼取他货物钱帛，虚往实归者，络绎在途。文弱之人，瞪目相视，莫敢并驱争获也。

二十四日，纵衙役出阊门取米及遗物，民夫亦得随往。至山塘栈，有以布裹头之辈，潜伏在彼，伤城民数人，乱民亦被杀四人，执二人入城，处斩讫。土公原任总镇都督，至是陞为开府，出示称都察院，将代李公之任矣。

是日，余偶往齐门，望见鼓楼南檐下张帷帐二顶，有两美人，一披发垂肩女子，共坐卧其间，兵丁时揭帷言笑，自取其乐，不知被掳妇其中心惨戚何如也。城内小民候令发票出城取米者，群集以待。土公适逗留娄门，逮晚不至齐门，王总捕代为发票，本欲挨图给与，但人众争先，何能一一致询，大约强者得之耳。吴江因杀县令，不服剃发，发兵往屠。是夜兵入城，城中迁者已过半，兵丁各以取材为急，人得逃匿，被屠仅数十人，复往同里，杀发无算。

二十五日，复有兵到，并取米者俱不放出，此兵亦属过往者。午间，乱民放火烧山塘栈，土公于阊门城上点民夫百名往救，回时各携所取之物，令均配作百堆，土公令每人取一推以为赏。

二十六日，吴县知县汪爚南到任，湖广麻城人也。薛令十三日戕于乱民之手，至是新补焉。城中民具呈土公，求护家眷入城，许给令旗以往，齐门外有父老自缚，拜恳土官，亦欲招安，乃树旗齐门，许其自新。是夕，枫桥、山塘、下塘及娄门外，又数处放火，狂逞之众，犹不悔祸，岂杀运尚未除耶！

二十七日，齐门已容出城，但盘诘谨严，城中民欲往乡领家眷者，须具一揭及四保结，禀明土公，又制黄旗一面，上写都察院给付其图居民，土公亲加金押为照，途中便无阻碍。其有竟自乡间来者，有妇女偕行，方容入城，虑单身行人或是奸细也，是日，领旗下乡者如市。

二十八日，未曾启门放（疑有脱误），向来兵丁掳获妇女无限，戕害及病死者多矣。至是，官令给还完聚，许亲属领去，约有二百余口。李公是日将奸淫兵丁一人穿箭游示，上台既加禁戢，将来或知顾忌耳。

二十九日，放领旗下乡者入城，归来妇女，皆面容失色，衣履狼狈，可悯也。

顾市巷彭毓泉世织彭段，家本温裕，子亦在庠，因夜半讹传屠城之说，惊骇里中，上台震怒，立并邻近俞家、内亲陈文，同斩于顾市巷口，首悬通衢，妄言立取杀身之祸，可不监诸。

七月初一日，又戮二人于北寺前。总之，城中士庶，自前月十一、二日剃发以来，上官止欲留顶大配口，修之又修，如式者多矣，乃郊外之民，多未刈发，内外相持，实抱隐忧。其有冒昧入城，致罹锋刃者，未可枚举。丁行甫家一义孙，坐是被杀于城头，人以惜毛发而反丧首领，此之谓不知类也。

初一日，系处署，宜雨，微有沾洒。初二日夜半，雷雨大作，惜其不久也。

是日午间，绑一剃发不如式者，游示城中以惊众。其人即皮市街管氏之族，游行毕，幸免屠戮。

初三日，齐门出入相兼，大抵入多于出。初四日大雨，过午渐微，亦淋漓。初五日亦雨，时作时止。初六日不雨，地尚泥泞。是日，齐门戮一人于城下。初七日午后大雨，过申刻止。连日内眷之入城者，莫不凤鞋染垢，罗袜沾污，坐肩舆者仅十之一二，余俱勉行远道，殊为纤趾者惜耳。

土公念城门久闭，小民艰食，发米于北寺、五泾庙等六处官巢，自初六日起，至二十五日止，每家许巢三升，定价一百文，亦属美意。但经出纳之手，未免插扣，升仅九合。又拥挤难堪，少壮有力者，方能巢，而惠终不及老弱

。初八日，齐门不开，止开阊门以取米。午后大雨，黄昏而止，城中食物涌贵，猪羊鸡鸭及油价，每斤逾四百文，豆每升八十文，加至一百；蚕豆每升四十文，加至六十文；蔬腐等价日增，薪刍告竭，皆毁木器以炊。此从来未经之变，不谓身际其厄。吴庠钱吉士名禧，颇有文誉，子亦童年入泮，数载前，已卜居宝华山乡间，然凌轹乡曲，积怨日久，兹乘乱民聚众，往打入其家，抢散蓄资，击毁器皿，纵火焚之，执钱士生，掷烈焰中，子因不忍，出而叩求，冀免父死，并丧其身。父子俱毙于群凶之手。其西席徐姓者，目睹此惨毒，遁往相城，因忆母在西城，欲往省候，行至齐门外，因未剃发被执。解土公，欲令斩首，苦求得免，犹断去右掌。其人负痛复回乡间，就沈象先治，笔耒砚田之士，兹成废人矣。

泰伯庙东巷中静室一所，有僧监心居之，未几蓄发娶妻，出姓唐，以医药为生，不知置经像于何地，即以静室作尘居，生女颇多，子仅一人，亦于闰六月中随众出城，攫取遗物，杀于城中，为僧不终，究归无后。

初九日，土公出示，领家口入城，不复用旗，但用报单一纸，备写姓名籍贯，左右两邻，本图现总，及所领男女几口，赴县签朱用印，付本人为照。入城时，据单点进，无妇女者，不放入城。此法较领旗觉为稍便。十二、十三日开阊门，小民多出城取烧残余木以供爨。贝勒王到葑门，官令民夫往扫除填筑道路，士民远接，乡绅往谒见，极其崇奉。贝敕不入城。十四日，即起马西去。每图起夫二十五名，助其行舟。时竟日大雨滂沱飘荡，至十五辰刻方止。城市景况凄然。

十五日为中元节，旧例迎城隍神至虎邱设祭，是日但迎往玄妙观。执徒者多系口兵，贝勒亦因雨阻，是日方获舟去崑山，因县令率民守城，抗不相下，获兵屠城中，多被杀戮。妇女被掠者以千计，载至郡中鬻之，价不过二三两。土公禁民收买，有人买者，曾媒妁与买主俱被斩，兵丁掠得衣饰，亦禁人买，然因价贱，多欲买者。民间亦恶其贪，往往众令烧之通衢。

十六日，抄李宦宅，李氏父子三人，父李吴滋，原任湖广按察使副司；长子李模，监察御史，皆甲科；次子李楷，壬午乡科。因避乱寓居龙墩，地近崑山界，乡民之不顺者，迫胁崑宦翰林朱天麟及吾吴侍御李模作盟主，如不听从，恐其先戕于乱民之党，故勉殉其意。然在清朝则为戎首矣。军门令本县率兵往，封闭住宅，执其家人根究，欲得主人，乃龙墩之众亦已解散，李宦父子避匿未获，西城桥王氏富民久着家实守分，是日，王景雍亦受诬被拿，审知无辜，文行释放，慰安之。发兵一枝，往枫桥、西山、光福等处。又一枝，横泾、下堡等处。约同会于太湖，因乡间尚不静，草野无识，辄欲为螳臂之拒，致令兴师动众，所过骚扰，殊为痛恨！

十六日，营兵于城隍庙桥见一妇偕夫行路，妄谓此妇自营中逸出，欲执之去。妇不肯行，鞭挞楚毒。夫畏威避去，旁观莫敢救，遂揪发拖去。闻至营仍不顺从，斩为三截。又兵丁于线铺问朱幢，厥语所谓红缨者，一再问，遂获怒，抽刃斫伤店主人臂，众共不平，执送军门，立斩以示众。此辈每于城中肆暴，难尽举也。

十七日，营兵令掳妇女手执草标，街市发买。

是日白露节，微雨。

十八，光福兵回，捉□□等十余人戮之。

十九、二十日，闾门时开时闭，城上一小门，已容人出入，非复向日之严急矣。

二十二日，士民置李公生位□□□，香花鼓吹，府县官役，先于泰伯庙齐集整顿，迎往大营，迎往内各官及士民拜贺讫，午后出闾门，迎至虎邱新建祠安位。

二十三日，有李公所称妓女少艾而善弦歌者，从大营逸出，李公大怒，谓民间诱之去，欲加屠戮。府县令长恳从宽缓，未几觅得。乃潜避养济院中，即将指引去员役斩讫。随出示严禁引诱窝藏，并立十家连坐，先首免死之法。

□日葑门外仍有称兵不静者千余人，大营仅发兵数十往，小有挫衄。

二十四日，开葑门出兵剿□□□，每图挨门各给一票，令细开男女丁□□□□僮仆共几人，作何生理，住屋几间，左右邻何□，交付现总□□查核，亦太繁琐矣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六

乙酉年是月二十五日，北京有诏至，各官迎入开读。二十六日，迎新提督吴胜兆，闾门大开，诸食用物得以运进，高价因就减。如袋面贵至二百文，今百□□。□物皆然。吴庠东斋司训陈公，池州人也。于□月初旬差至常熟，传剃发令旨，回至苏□，被乱民所杀，儒官罹此惨祸，伤哉！

兵丁掠妇女在营，有往求觅者，每被杀逐，殆无人理。然亦有一事足纪者。一人知妻被陷，哀泣拜求不已，兵丁唤妇而询，果系厥夫，悯其情切，许令领归完聚，而妇坚不肯行，谓其贫窘，不能养贍故。兵丁愤其忍于弃夫，即挥刃臂其手，中分至项下，与其夫十六金，使别妻归，此举殊快人意。

□□□登舟，尚泊胥门日晖桥，未行。

予自前月十四日来，不出城已四十余日，至是步出闾门，祇见粉花喧闹之地，但存败瓦颓垣，市廛中烧尽，□檐仅存，自钓桥而去，勾狱巷、南濠街、南城下、直过新开河桥，皆然。伤心惨目，莫甚于□。二十七日，步出胥门，月城内亦皆烧尽，外城驿前，光景萧然。二十八日，往齐门，犹然验票出入

，见李寿筹舟中歌童逃匿，仍复发怒，欲肆诛夷。捕官连夜缉拿，未几觅得，乃已。

八月初一日，李公起马，着各图拨夫助纤，并令民夫上城做工，修砌雉堞之圯毁者。

□公及王总捕出示，令民间每巷□各创立栅门，夜闭晨启，锁匙交与巷中乡绅生监收掌，每夜互□□弊，此法既行，方免每夜张灯击拆之苦，诚悯□民支更既费油烛，亦且不皇寢息故也。

初二日，吴提督坐西察院。初三日，进谒，见其衙门□肃，鼓吹放炮，吴公冠带吉服，接见文武官吏。其□□参游守把，亦皆冠带吉服从事。初四日，吴公□□□，并往关帝、城隍二庙行香，仪从甚盛，与开府同。

初五日，苏松兵备道王之晋到任，乙丑甲科也。以兵科都给事中管兵备事，先寓清嘉坊，后移王枢密巷徐宦园中。

是日，王太尊出示，欲绅衿俱集阊门城上，面议协力守城。大意谓每门于乡绅一位轮管，沿城九，每城垛，派民夫一名，每二十名，令庠友一位总管。沿城九图，约庠友百余人，每十位一夜轮番上城，驻□□□督民夫。是日，乡绅候久散去，将暮时，太尊□□城上与诸友晤语而别，又订初六□共议，诸□复登城，自清晨候过午，乡绅亦有三四位至，太尊竟不至，所以然者，□是岁八月初六日之酉时，年月日时俱值酉，亦罕遇者。民间谣言是日有大变。太尊故倡守城之说，令乡绅衿氓庶群聚城头，以防意外。但新任郡侯丁久元，将于次日履任，王公亦属谢事之官，意兴已阑，是以竟不践登城之约。是夜陈湖啸聚之众，以戴务公、沈自炳、陆监生等为首者，舟至黄天荡，陈兵放炮。初七日，吴、土二公出葑门，开城门以待，卒不敢近。彼舟中放炮，自击坏□巨艘，堕水死者颇多，余舟遁免。官兵执彼数人以归，吴公不加斩戮，欲以仁恩怀来之也。

初八日，丁祭圣师，最为重典。兹因干戈未尽，仅存饩羊遗意，府县庠各备猪一、牛一，以祀先圣。四配启圣祠，以猪致祭，余皆不及祭。王太尊以辰刻行礼，前后各四拜，连献三爵，未备祭服，止以吉服从事。中尊祭县庠，亦如之。各祠庙恐旧典或废，先期呈请，自泰伯庙以下，共二十五所；上台批发常平仓黄糙各四石，令主奉自备物以祭，草草甚矣。然至德庙乃三吴首祠，非他祠可比，太尊特委经历朱向禹代祭。又新仕提督吴胜兆，虽生蓟北，原籍南京，上云让王之裔，欲瞻拜祖庙，先期牌行吴县，备牲醪俎豆，扫除陈设以待。初九日午前，新兵尊王公先至，拟陪督台行礼，询知系祭祖庙，乃先拜谒而去。午后，督台具仪从鼓吹，冠带吉服致祭，吴族绅衿随班行礼，祇留一茶，坐谈良久而别。松江戕杀通判顾乃猷、吴衷坦、推官顾陈灏、青浦知县陆嘉

胤，因原任总戎吴志葵及蒋、鲁诸武弁，拥兵未顺之故。李公八月朔启行，竟传其往南京，乃竟猝然统兵往松江，出其不意，斩蒋若来，生擒吴志葵及道前王四，获战舰八百余只，降卒其数千。初九日，复至苏，泊舟城外，乡绅往见，李公令共视，果吴志葵正身否，亦重其事，且示能获渠魁，使人胆落耳。初十日，即发舟往南京报捷，豫王又因江阴县兵拒守，李公乘便往攻未克，尚屯于澄江。后吴志葵等解至南京斩之。土公因北察院被焚，暂驻齐门城楼，后移寓陈孝廉宅，城中遍觅华居，乃得于清嘉坊转南，为举人通判许住宅，伟丽坚完，遂改为巡抚衙门。十一日，迁往居之。土公自入城来，从未服冠带，是日大具威仪。鼓楼举炮，乌沙吉服玉带，八座迎入坐衙，官吏师生进谒拜贺，备极尊荣。

是日惜值阴雨，自初十日晚至十一日晚，方止。

十三日，土公谒文庙毕，随坐明伦堂，诸生进讲，给赏纸笔如例。此公以都督镇吴，后改文阶都祭院右副都御史。至是始正巡抚中丞体，居然汉官威仪矣。旧太尊王鏊、总捕同知王志古、安抚通判周荃、长洲县知县朱应鯤，俱令入京改选，各官虽属便宜署职，然已效力任劳，今新除者既代其任，自应召入分别陞迁，乃卒多浮沈也。陈湖水乡虽获兵往，其啸聚者，大都遁匿，但多掳获，犹未得其要领。

十五日，吴公令将所获陈湖妇女，给还完聚。

十六、十七日，复差衙官挨门查看，有室闭者，即加封记，图中因而生事。凡浮铺皆指为空房，欲挽回者，纳贿有差。本县又令现总开报人户，分上，中二户为等。上上户派出人夫六名，上中户五名，上下户四名，中上户三名，中中户二名，中下户一名，以助守城，人以为苦，后竟不行。附近西察院民房，督台欲与标下随从官役兵丁寓居，悉加驱逐，民皆仓卒徙去。甚至并留器皿。洞庭两山东，已请旗归顺，西山尚聚众观望，然一山孤峙巨浸中，亦莫能为。

吴庠孔尚友，实东山人，请命于土、吴二公，各给批文告示。

十七日，获舟往招谕抚安之，常熟未顺，获兵以往。

李宦吴滋及次子孝廉李楷，已剃头归顺，进谒土、吴二公；独侍御李模未回，托言抱病，未几亦入城投见。后旨下，许其原官起用，因恩诏开人自新之路，既已归投，不苟求也。

二十日，吴提督五鼓发令，统兵往吴江、常熟等处。

二十一日，雨绵亘至二十六日方止，早稻在田，不免伤损及也。

二十七日，土公出示，阖门令寅开酉闭，行人如常出入，但留心稽察可疑匪人，不必阻滞行旅及负贩者。从此人始便行，仍复熙攘之旧矣。城外张北来

刊报告示二纸，一则豫王传奉圣旨，南京应天府改为江南江宁府；一则户部奉豫王令旨，新铸顺治钱，以七文当钱一分，七百文当银一两用。路旁各处招贴，寻妻觅女者，知崑山于七月七日被屠，太仓于三十日被兵，松江于八月初三日被兵，兵回时多掠妇女，卖于城内外，冀破镜或可复圆，故具招寻觅耳。乱离之惨乃尔。江阴负固，屡挫兵锋，贝勒发愤战，限三日不破者，破城诸将悉按军法，乃八月二十二日下之，闻屠遍城中，并及城外，三、四十里俱尽，此劫运使然。

二十九日，两县奉新宗师宪牌重录科，各就本学考试。令诸友自备考卷供给等。干戈甫息，地方未尽宁帖，遽欲开科取士，似觉太骤，就试者绝少。吴庠不越二百三十余人。

九月初一日，土公因积雨伤稼，令道流于玄妙观中祈晴。辰刻，素服往行香，诸庠友豫约具呈，请抚院给示，下乡促各佃遵法输租，并禁兵丁踏船，以便乡城往来。土公礼神毕，即以呈进，恺许发示。是日，适雨止见日，初二日五更，复雨。抚台复往玄妙观祈祷，庠友及里排再进公呈，乃为向有义田二千亩贴助乡区，故在城里不点役，今值改革后，恐或致混点，拒收差解，故先期呈禀。是日，抚院颁状式仅六十字，行香回院，遂放告示。

初四日，吴提督兵从盛泽、双林等处回，无不满载。执得俗名野贤圣曾姓，土、吴二公于城隍庙会审定罪，以其在乡横行聚害人也，

是日，太尊先录府庠，初六日长、吴两学俱就府学作试场，因郡中无公所可考耳。连日雨不息，初九日晚间风发，乃霁，亦乍寒。

初十日，按院赵弘文上任，公衙寓过驾桥袁氏宅。是晚，大小各出阊门，接北来新颁印信，其式半是篆文，半是□书

十一日，抚台文庙谒圣，接士之礼甚恭。

是日，姑苏州府治，见其门庑堂宇俱烬；东西两牌坊「传流宣化」四字，相传为苏长公笔，已毁不复存。都察院署亦毁。共计郡城公署仅存两察院及兵备道，余俱闰六月十三日烧烬。若欲重建，其费无涯，乱民之害何如耶！

十二日，奉新旨：官民俱衣满洲服饰，不许用汉制衣服冠□。由是抚、按、镇、道即换钹帽箭衣，及跟随皂快，犹皆常服。十三日，土公出巡常熟、福山等处，故宗伯韩敬堂宅近迎春坊，亦为总镇都督杨承祖踞为公衙。十五日入居之，从来官多则民扰，今城中残破窜徒之余，物力几何，广厦几何，乃抚、按、镇、道并居民房，且每一上台，必有大厅，及标下几多员役，孰非占民居吸民膏者，向来民苦繁政多，致望改革，岂意一番变易，困厄尤甚耶！

十六日，本县汪中尊，同刘学师、稽二衙，送前令牛鹤沙牌位入虎邱塘上正修讲院。此原系牛公所建。鹤沙有生祠在南马头，近毁于火，新令涵夫复置

生位，迎往讲院，士民盖寥寥焉。

十八日，两县各于本学考儒童，应试者大都三、五百人。

十九日，土公回院，闾关水门已开，舟楫可通，但兵丁踏船，虽军门示禁，此风未已，乡民终未敢轻掉舟入城也。

二十日，贝勒奉命往镇杭州，复经吴地，县着每图起夫九名助纤。

二十一日，兵丁络绎在途，枫桥一路，闭门躲避。

□发兵例不给行粮，众苦乏，不免打入民家夺食借栖，□扰殊多。城外居民，方归故里，复移入城避害者，往往有之。洞庭两山未尽□，先之招抚，犹属两持。吴公统兵往，乃惧而迎降。吴公纳之，约束目兵不得登岸，兵大失望，民得不罹其害。郡中乡科冯宁延避迹西洞庭山，不肯剃发，吴公令劝谕，不从，乃执其家属，仍不为动，执向军前，宁延终不屈，遂斩之而剖其腹，弃尸湖中。此君受祸甚惨。然抗志不向，实有足多者。崇明在海中，诸不顺者屯聚于此。

新选县令、丞、学、博，俱留郡城，未敢莅任。二十六日破之，遂戮无算。

十月初一日，迎郡城隍神，仍往虎邱设祭，太尊遵新诏，祀典悉循旧例也。然仪从之盛，□逮曩时。府录生童，亦俱于府庠就试，初旬即次第发案。

初九日，黄鼎吉兄弟二人，于抚院门与人争论，声彻于内，土公差官拿人，黄君就辨不屈，抚台重责各二十板，责后，方知两人皆庠生，乃大声斥数，欲革欲砍，二生置身无地，求释甚苦，乃叱去。从来上官无责杖庠生之理，土公亦失，于三学无敢譁者，以时方华，人各畏事故也。

十六日，府县正官往江阴送案，兼贺文宗十八诞日。此际录科，天寒日促，途多兵寇之扰，舟车费重，往试者以为苦。

草桥张悌，字玉汝，亦诸生也。乘闰六月之变，执府庠廪生刘庠及其子庠生刘洪膺斩之，指为奸细。又杀东城医生侯受璧，献功于李公，遂署本府海防同知，小器易盈，肆无顾忌。遇亲旧如讎敌，每于监门出入之际，鞭绑□解，多杀人以立威树功，人共怀不平，即土、吴二公，亦鄙其贪残不念桑梓。

十月中，按院仰府拿究，太尊令人持帖云：请即到府面会，张玉汝至府，不复接见，即发下狱。明日，受冤人群往按院控告，家赀被讎家抢散，狱中受人凌逼，苦难自全，遂自刎于狱。以三月非分之荣，自杀其躯，闻其死者，人人称快。是真小人枉做小人也。

苏城因兵丁多马，刍秣为急，冬月草不萌生，惟取稻草供用，故薪价涌贵，兵民俱困。悍卒于城外辄拆毁空房，取材木以供爨。胥门夏、周二公祠已被毁，民居可知。

府庠廩生玉琦，字孟璘，馆于庙堂巷陈翰林宅。陈宦原籍宜兴郡，乃其别室有如夫人及幼子居焉，延孟璘课之。陈于泰在苏，或在常，往来无定也。有恶奴戴租乘陈宦不在苏，惑其幼主，假写提督吴公朱票，同兵丁沈、严二人，下乡胁诈生员顾某家横顺，顾生具告督台，发詹大厅提究，戴奴扳孟璘写稿，蒋宇、吴寰同谋，两人即下吴县狱，孟璘急索陈官柬，致詹公，备言毫无干涉。十月二十六日，詹大厅将录过口词并犯人解台，再发本府研审，丁太尊审过，但不敢扳蒋、吴二人，独坚执王孟璘知情。二十八日，吴公立将戴奴梟斩，沈、严二兵各责一百，枷示一个月，孟璘以朱票为凭，责二十五板，而不拟罪。蒋宇、吴寰竟释之。

二十九日，吴县汪令下乡勘荒，仅及五里之内，向晚即回，略应故事耳。

是日，都院斩一人于城隍庙前，云闰六月十三日，杀吴县钟主簿者。

予足迹不及葑门者将近半载，至是往彼，见饮马桥畔民居悉毁，杨山太庙港口伤去数十家，月城内不存一椽，城外民房十去四五，大抵触目伤心也。

经府治及长洲县治，知太尊于九月二十五日进府，以后堂作正衙，长洲令亦已在县，独吴令犹寓麒麟巷耳。

郡有异姓同宗者二族，章与王、尤与钦是也。吴江章叔果与孟璘兄弟为行，而叔果阴险不端，偶以条陈得见取于吴督台，委令招抚吴江乡镇未顺者，叔果乘此索诈报复，大逞其私，乡民痛恨，聚众执叔果，绑解辕门，累及乃兄贵池教谕章樗字元修者，俱下之狱。被害至六十余人。谓祸必不测矣。及加面鞫，仅责叔果十板，仍系之狱，释放元修，而口扳无迹之王孟璘，乃重加责治，殆不可解也。其亦口辩不同耶。

十一月初六日科案，文宗以开国之初，欲矫从前雕刻泛滥之习，所取前例，皆平顺简约者，一二等为正科举，三等前二十名作遗才，又取儒士五名，俱放科入泮，首名正补廩，皆创见也。长、吴二令□入帘，以十一月二十九日为头场。

皋桥下塘毛吉甫，开铜锡铺，家在巷中，店系浮店，每夕，托其妻之弟往宿店中，其对门张雉伯，亦鑪铺也，平日往还习熟，阴与杨升甫、马君美三人同谋，欲取毛店所有，遂于十二月初一日晚，诱其人饮于戏馆，劝至酩酊，时已昏黑，乘醉挟往城头杀之，取身畔钥匙，开入其店，罄窃所有，以为秘密无知者。次日店门不开，人传城上有被杀者，始知谋财害命，即往报官，而未知所坐。未几，事即发露，乃执杨、马到官，张雉伯逃匿，将妻拶究，未获凶身，及被害，皆邻近少年人，非因饥乏困迫者，忽作此昧心冒发事，朝夕相对，杀机久已潜伏，人心之险至此耶！

南闱放榜，十七日报至，三学中式者九人，然群心不甚歆慕，非若往常新

孝廉之隆重。

考试武场，例应十月，杨总镇已奉部札出示，因四方未静，岁终犹未举行，来年二月行之。

十九日，迎春，府卫县官俱汉冠吉服束带，戏剧鼓吹，皆仍旧式，但隶役手执春球，被兵丁攘夺至尽，太尊归将及府署，优童手花球仅存二三，又值强兵欲夺，太尊怒，发当街责十五板。

残岁将终，院发入泮案，两县各六十余名，因场期迫促，发科案以应试。至是，方发进学案。

两县自二十七日江宁回县。

吴提督统兵在宜兴，特发朱票，委詹大厅代祭至德庙，詹候至三十日行礼。

是岁，乡绅谢世者颇多，自徐勿斋沈水而外，申经峪以八十三考终，又方伯郭履台、宪副朱恬□、彭天毓、中翰文启美俱病故。翰林项仲昭被祸于浙江中。衣冠士庶多遭不幸，洵非常之大厄会也。

除夕，微雨不止淋漓。

丙戌岁元旦，天阴，人谓岁朝宜然。

十五日，吴江寇变，入城戕杀县令孔□祖，劫库劫狱，未几退去。

郡中闻报，吴公统兵往剿，无对垒者，仅责城中居民不救护父母官，不无斩戮搜索，从征目兵，皆厚获而归。

抚院大厅曹虎，于望前塔台关帝、城隍二庙，唤上等梨园二班，各演戏七日以款神，士民统观，曹副总日往二处叩拜，徼福禳祸之意也。

二月望前，洪内院复奉旨颁示，仍欲剃头，虽非人心之愿，然有不剃者，兵丁辄肆笞辱，自月终以及三月初旬，出城市者皆复翦发，渐及于乡也。

二月上丁，祭文庙社稷山川，次日遍应致祭各祠庙，是岁丁祭，委长洲县令沈以曦专祭泰伯庙外，正祭关帝、猛将二庙，其他四十余坛，俱不祭。

吴庠陆骥，字君□，少为诸生有声，中年转而业医，及弘光绍统南京，以荐授户部司务，专命清理浙直粮折，后弘光失国，□□里居，列缙绅间矣。适与督台酬酢，谈及假官假兵为民害，吴公恶其言近不逊，差人押出，着令拿假官假兵来见，陆已改名佐霖矣，辕门员役，共加殴骂，且往其家肆掠，封闭住宅，并下陆宦于狱，大受屈辱，想为谗言所中也，后以周旋得释。

二十一日，偶过郡庙，见童子持幡前引，乐人鼓吹，即道士一班，敲击金钹。又和尚一班，清吹细乐。旋绕既毕，乃入郡庙。询知为曹大厅自二月望日为始，设僧、道斋醮十四昼夜，追荐阵亡诸将佐也。

宗师行牌岁试，原限正月二十七日，县童考生因乏人纳卷，迟至二月二十

六日方考，每县仅三百文。

洪内院因吴江戕杀县令孔口祖，疏荐吴提督而参士抚院，土公闭门乞休，两县各发银共三十两，官给舟航，挽庠友往江宁县呈内院，保留土公，乡绅亦自备，并邀相知友同往。予二十四日午后登舟，暮宿浒墅关。二十五日夜，泊常州，即有雨。二十六夜，宿丹阳。二十七日，宿镇江。二十八日，渡江，夜深，宿望江楼。二十九日上午，至南京，泊水西门外。连日阻雨，三十日，不及登岸。三月初一、二日，入城，会同诸友。初三日，谒洪公，俱服满洲衣帽，计具合城乡绅公揭一口，举贡公呈、庠生公呈、耆民公呈共三纸，洪公以事出公衙，候其回衙，即于门首投递。时，洪公不待详言，即于马上面谕云：土抚院原是好官，但吴江失事，不得不参，今既众皆保留，我行又去，彼自照旧坐堂理事矣。众等即回，不必在此伺候。语毕而入。呈揭俱不取阅。公事已完，午余即返棹。是晚，过观音门，泊燕子矶宿焉。初四日，复涉大江，风静波平，晚至镇江城外止宿。初五日晚，至丹阳。初六日午间，至常州大东门外泊舟。自前月二十九日来，无一日不雨，独是日晴朗，下午，晷刻颇长，舟既不行，予遂登陆徐步，毗陵城外有延陵季子专祠，堂宇虽不甚宏，然地颇深邃，有羽流守祠。又东岳庙亦大，内有礼斗石坛，后有三层之阁，上供三清四皇，中奉文昌、三元、玄帝等神，下供三茅君等属玄门香火。又太平讲寺，严净整饬，大雄殿前两廊画壁，卫以朱栏，殿后有七级浮图。又近城为天宁、万寿禅寺，规制弘大；天王殿广崇如大雄殿，时正延香雪律师开堂传戒，午斋特在殿，列坐共食者百余僧，晚间诵佛作课，弘宣钟鼓，亦属大观。是夕复雨。初七日早，发行二十余里，未至横林，而横风狂不可行，仍返棹至常州东门停泊，竟日夕。初八日四鼓即行，风利顺，辰刻过无锡，午间过浒关，晚间入城抵家。是行往返恰半月矣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七

是岁丙戌，四月初八日，阳城湖诸大家被劫，人皆谓避乱宜居乡，有乡绅蒋韬仲、客官刘光斗、及富翁王养和之子，俱寓阳城湖之滨，家拥重货，寇盗垂涎，先令人传话，若合家肯凑万金助饷，更不相犯，各家犹豫莫肯应。至是遂肆掠劫，满载而去，所失岂止万金。但不伤人耳。居乡可危始此，人何竞趋于乡耶！

苏松新兵道行牌，云大兵将至，士庶不许方巾大袖，速更满洲衣帽。

四月初旬，府考儒童，未久即以发案，因宗师将临，吾苏以府庠作试场，亦从来未有之事。

长洲县沈以曦，才不优而性贪，本非良吏，忽陞本府理刑，于十三日履任；吴令汪公先期移入县署，即以麒麟巷旧寓为理刑署。

阊门吊桥巨丽，桥面加以石板，且据第一口之上，与五门不同。乙酉闰六月十三日，燬于火，土院渐以旗干木为栅，而上盖门扉，履之摇动可危。丙戌三月，重加整修，月尽告完，舁木为面，既坚完后，仍盖以石，并竖牌于上，此则前所未有者。

齐门下塘为米市，粿余者丛集。是岁往来于兹，则阊寂殊甚，不觉为之凄然。其熙攘不减昔日者，惟阊门外一带耳。

督学陈昌言岁试松江完毕，四月终，将及苏。予二十四日自永昌回城中。五月初一日，宗师入城。初三日，谒圣。初六日，考试府庠。初十日，轮考吴庠，因贝勒将到，欲往郊迎。九日将暮，出示改期二十二日考。乃贝勒十三日夜，方两县预奉来文，每县起夫三四千拽送兵船，县公分派粮捕各衙，着现总甲长雇拨，每名初索钱八九十，后加十五廿口。民间大受骚扰，兵目犹谓设夫役不齐，将衙官及兵房吏锁押鞭笞，中尊避匿以图免辱。十三四日，又值大雨，幸贝勒不久停。十五日，即往杭州去。此行兵卒以万计，马倍之，元帅为贝勒王，原任总督李延龄为副，可称大举，欲并力渡钱塘江耳。

自去岁闰六月变起，城闭月余，米价虽不甚昂，而薪则等于桂矣。乃是岁四月中，因麦薄收，米日踊贵，自一两七八钱顿增至二两六七钱；且各铺歇闭，小民升斗无从糴买。土公将徽铺叶仰伯责二十余板，枷示，限价一两八钱，法虽严，令不行也。

十六日，斩不剃发一人于城隍庙场。

十七日，又斩十六人于阊门，云系湖盗，大抵旧年夏间至今，不时斩戮也。

宗师二十三日考毕童生，二十四日，款抚台于虎邱，作长夜饮。二十六日，即起马回江阴。

是日，土公悬示皋桥，欲士民俱遵满装，一切巾帽，俱不许戴。巾铺歇闭改业，违者重责枷示。

吴公近接敕印，方喜加秩，旋为浙省总督劾某纵兵扰民，旨下听勘。诸乡绅旧岁有旨令朝见擢用，多迁延不往，是岁复有旨下，凡明朝职官及监生，俱革去，为当差举人，会试定夺。

向因兵占民房，议令民间门面一间，纳房税一钱，僻巷每间纳银六分，与署理刑徐公宣收储，原任别驾吴水苍，监督建营房千间于南城旷地。六月中工已及半，然因地僻而器皿不见，多不愿住居，其鸠夺巢鹊，盖如故也。

宗师六月十五日发三学案，吴庠六等八名。

十七日，予过阊门，见都察有示：云钱塘七日不潮，贝勒兵已安流而渡，今浙既归版图，大势可知矣。

吴日生亦为嘉善县官设计请赴酌，并其党要人俱被捉获，解贝勒军前。此外假有屯聚，谅无能为之。先是六月初，吴日生遣入致书币于状元阁学文震孟次子文乘，欲聘之往。有知其事也，首于军门，土公执来人及为首人监候，别令人假作吴使，送书币于文，索其报音，以覘虚实。文乘答书，辞以己不能赴，另荐管姓一友。土公得书，差官往拿文乘，值其他往，遂波及其兄文秉，兵丁群往，家被扫矣。未几，执得正身，土公令曹大厅留之署，不加刑禁。十九会审，文应符以回书通谋有据，且出语不逊，遂梟斩于郡庙场上。文葆光之子、管其各责六十板，文子毙杖下，而管子幸生，应符家没入官。次日殁于宝林寺中，以百金倩翰林韩四维，从土公索得其首，缝纫于颈以就木。年方二十九耳。厥配吏部周蓼洲之女，年二十七，恸绝于地，归即自缢，以救获苏，此皆六月下旬事。

宋靖康间，斗米至数十千，饥民相食人肉，等于犬豕，目之为两脚羊。

是岁，斗米至千三四百文，较旧年变乱时特价反倍，麦价每升七八十文，蚕豆每升百文，民生日艰，良可叹也。然钱价每千易银二钱，贱已极矣。独顺治新钱，必欲每千纹银一两四钱，又嫌太贵。官欲通行，而民不便，未能奉令也。

七月初八日，提督吴公移镇于松江，詹大厅及诸员役目兵多随往，胥门等街，为之一清。新太尊陈服远，到任才三日，因兵丁僭居民房者，作耗于民家，陈公适过于门，知其恣横，执而挞之，以惩暴安民，甚盛心也。悍卒谓有司不当擅挞营兵，聚众伺公复过，不惟诟骂，并加拳殴，不法甚矣。太尊愤极，即往军门辞印欲去，土公慰留太尊，立提横兵三人各责八十，穿箭游行示众，欲严惩该管标员。已俱口罪在逃。其总统大厅曹虎，到府跪门请罪，横兵之被责者已毙，太尊怒亦解，事乃获已。此七月下旬也。

长洲自沈以曦陞理刑后，教官署其篆，至是新令田本沛到，乃甲科也。

盐价贵至每斤二百文。七月终减为百余文，浊酒价增至每百斤一两六钱，麦价每石逾二两，鸭卵至四十文一枚，殊可骇异。

八月中，闻吴日生、马士英，俱旨下论斩讞。

吴江因白布裹头之辈，蔓延未已，上台发令禁闭各河港，凡商民船俱不许行泊，其登岸，乃使十家为甲，两邻互相纠举，良民则不问，有始从乱而后改行者，释之。其久口法及现在从恶者，即行处斩。八月二十日，杨总镇往彼审口。二十二日回，云共斩四、五十人。被祸何酷也！

闻钱塘兵口往，惟金华曾有挫衄，后亦攻破被屠，俱不能敌，已至闽矣。

浙中高弘度、祁彪佳、张国维等诸大臣，俱自尽，皆以身殉国者。

旧岁乙酉、己巳乡试。兹有旨再行乡试，宗师即岁案作科案，三等前列为

遗才。九月十九日头场，十月初六日放榜，三学中式八人。童生五月中院试过，至是方发案。十二日，委府覆试。十九日，即送入泮宫，取数俱照常额。吴江、崑，嘉等邑，与试者少，进庠为特易耳。十一月初，复严衣帽之禁，大袖每加扑责，巾即扯毁，由是举监生儒皆戴小帽，士庶漫无分别。

陈湖盗魁陈打生名继，向已招抚归顺，授官效用矣。近复为不法，请详洪内院，洪公谓法难宽贷，遂斩于市，土公示谕警众云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予自永昌归城，附舟一人，乃熟游燕京者；备言南京诸公侯伯等奉旨赴京，方赐宴未毕席，忽命下俱斩之。朱氏诸王宗室，索来诸处，诛锄殆尽，易姓固大劫厄也。

芸窗杂录

丁亥新正，城市俱服大袖，月余，因贝勒王自浙回兵，复经吾苏，仍点民夫以俟护送，抚按有司申飭衣帽有不能备营帽箭衣者，许令黑帽缀以红缨，常服改为箭袖。由是人尽加红绒一撮于帽顶。

至二月中，兵将至苏，抚院出示，令城外民家妇女暂避，遂皆或迁入城，或移下乡，舟车之价顿涌，城内外家家闭户，市中无食物可买，兵丁陆续过者逾半月，强买及抢掠，犹所不免。若民夫一事，长洲每十家为甲，中办一名或二名，犹属三五钱之费，吴县每家一名，便二三两之费，人甚苦。

二月二十六夜，玄妙观雷尊殿，一火而尽，倾颓久闭，不解火从何来？

土公被劾，闭门月余，至四月初八，仍出理事。

长洲县令田本沛，丁内艰去任。四月初旬，吴邑汪令兼署长洲县事。

虞海钱牧斋名谦益，中万历庚戌探花，官至少宗伯，历泰昌、天启、崇祯、弘光，

五朝矣。乙酉岁，北兵入南都，率先归附，代为招抚江南，自谓清朝大功臣也。然臣节有亏，人自心鄙之，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，未几即令驰驿归，盖外之也。四月朔，忽缇骑至苏猝逮云。

丁亥岁春间多雨，自二月下旬至四月初，淋漓不息。四月初八日晴爽。是以米价日腾，冬粟每石三两，贫民不胜之苦，钱价降至每千值钱一钱六七分，且时有示禁，不许行使旧钱。市肆贸易殊不便，乡村多盗，温裕之家，每被劫，乱世总无一善地；其保无虞者，天佑之耳。

钱牧斋有妾柳氏，宠嬖非常，人意其或以颜貌，或以技能擅长耳，乃丁亥牧老被逮，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，先入燕京，行赂于权要，曲为干旋，然后钱老徐到，竟得释放生还里门，始知此妇人有才智，故缓急有赖，庶儿女流之侠。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。

顺治钱欲每文作银一厘半，既不能行，后乃改为一厘，犹复渐减，自每百

七八分降至五分，旧钱俱不用，仅可销铜矣。

提督总镇〔吴〕胜兆，目不识书，在苏郡庙，与土公不协，后移镇驻劄松江，地滨于海，向有未曾受绍抚之众，屯聚舟山，如陈湖为首，戴务公辈，皆其党也。戴已受招，吴公留于幕下，使参筹筴，遂为所诱，潜与舟山通谋。四月十六日，已约舟山统兵来为外应，吴公自整兵以俟，然部下心怀观望。是日，吴公置酒，遍邀府县有司入署中，将劫执之。松郡守疾不赴，不意外兵愆期不至，盖阻于风也。各官羁留署中已久，不得已明谕以反背清朝之意，华亭令缪诗顺从，免屠戮。同知杨之易、理刑方重朗，抗言不从，遂执而斩之。其部下觉事不谐，恐为所累，副将高永义、詹世勳，共执吴公，斩戴务公等诸用事者，飞报土公，械系胜兆往江宁，洪内院一面请旨定夺，随令陈操江、巴提督领兵赴松江。四月二十二日，兵由阊门入，皆骑卒也。人挟二马，约有三千余匹，连日多雨，人骑皆泥淖满身，予适在皋桥东，目睹之，若使吴提督此举果与舟山合，吾苏必且被祸，一旦自败，实厚幸矣。土公以松郡首祸已被获，不必多兵之扰，乃留屯于北教场，自统舟师，同陈、巴二公往彼搜索余党，松郡士民扳累被戮者颇多，松宦陈子龙投水死，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，吾苏亦抄提黄服卿家，服卿原籍沙头，移居郡中者。家赀一洗而空，妇女大受惨辱，沿及邻家，皆被抢掠。闻者无不痛心。由是讹传苏郡乡绅，孝廉十数家，俱系戴务公家奴所扳及，但不此数家怀惧，凡彼邻比，皆迁避，恐如黄服乡之累及于邻家男女也。

是时，长洲令田本沛，丁艰去任，太尊陈服远，赴常镇，兵宪吴令汪爚南，亦丁母忧谢事，郡无一正印官，理刑沈以曦署府篆、两县，本县学教官暂署。

江宁兵屯北教场，每肆奸淫攘夺，大街一路，市廛皆闭，人人自危，虑有不测之变也。

自申、酉变革，人咸以居乡为便，光福、玄暮等处，卜居寄迹者，挟赀而往，寇盗多行劫掠，乡村复苦不宁。丁亥四月下旬，抚公发兵下乡，名为剿寇。□遁，将卒惟在地方杀人掠财，皆满载而归。

苏郡府□南京解元杨廷枢，亦避居光福。彼系名流，交游殊广。湖海之屯聚者，以兴复明朝为辞，杨君潜通札，事亦有之。风闻上台密令统兵者袭执杨君，及其内眷，时二陈、巴三公扎营在芦墟，解廷枢到台，抗言不屈，为巴提督所手刃，妻女受辱不可言，责令馈千金取赎，迁延半月，诸门生凑银赎出，何杨门不幸也。录杨维斗绝命辞云：苏郡有明朝遗士杨廷枢，幼读圣贤之书，长怀忠孝之志。立身行己，事不愧乎古人；积学高文，名常满于四海。为孝廉一十五载，生世间五十三年。作士林乡党之模，庶几东京郭有道；负纲常名

教之重，类为宋室文文山。惜时命不犹，未登朝而食禄；值中原多故，遂蒙祸以捐生。其年丁亥岁，其日则孟夏之终，方遁迹于山阿，忽罹殃于罗网。时遭其变，命付于天。虽云变如其来，亦既知之矣。有妻黄氏，吴江人，归予二十余载。有女观慧，适张氏，年亦二十余春，骂贼全贞，不愧丈夫气概；舍生就义，殊胜男子须眉。一家视死如归，轰轰烈烈；举室成仁无二，炳炳烺烺。生平所学，至此方为快然；千古常昭，到底终为不没。但因报国无能，怀忠未展，终是人臣未竟之事，尚辜累朝所受之恩。魂炯炯而升天，气英英而坠地。当为厉鬼。期待来生。舟中书志，不能尽言。

留此血衣，以须异日。愿求知己，面付遗人。如痛父母，即思忠孝。垂没之言，以此永诀矣。四月二十八日舟中书。又云：余自幼读书，慕文信公之为人；今日之事，乃素志也。四月二十四日被缚，经五日未死，大骂贼未杀，不知尚有几日！遍体受伤，十指俱伤损，而胸中浩然之气，与文国之赴燕亦无异。此心快然不恨，因留残墨以遗后人。其舟中所作诗云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正气千秋应不散，于今重复有斯人。又云：浩气凌空死不难，千秋血泪未能干。夜来星斗中天灿，一点忠魂在此间。又云：社稷倾颓已二年，偷生视息亦何颜。祇今浩气还天地，方信生平不苟然。又云：骂贼常山有舌锋，日星炯炯贯空中。子规啼血归来后，夜半声传远寺钟。诗共十二首，兹仅录其四。尚有称其妻女殉节者不录，以其妻女未能死耳。

民间竞传北来有旨，欲选少艾之女以馈西虏，人心惶惶。四月下旬及五月初旬，争先嫁娶，肩舆乐人掌礼厨司等，价高数倍，鼓吹接踵于路，按抚及有司出示晓谕，至月中方止，大属可笑。

端午，龙舟竞渡，顺治一、二年尚有之。丁亥至绝响，因湖寇未靖，珠桂愈腾，人不聊生，自不暇也。

新抚台将至，土公已为旧令尹矣。追维其初入吴城，以迄于今，其间变故屡经，镇定挽旋力不少，生祠之建，殆不为过；乃卜地于虎邱李公祠之右，而鼎建焉。郡邑有司有助，乡绅亦有助，计费约千余金，而助者仅居其半，主其事者水苍八兄，任劳又任费也。

操院陈、提督巴，同土公留松江，至五月二十日，复到苏郡，起马回江宁，乡绅士民之心始安，乃知前日扳累之说，皆妄传也。

六月初七日，新知府吴崇宗上任，亦辽阳人。是日，土公祠上梁，大具威仪，迎牌位入祠，安奉讫，有司绅衿俱送往，土公欲往镇江候交代，十二日，已起马登舟矣，闻新抚公履任之任期尚遥，又御前满洲大人将至，地方乏上台主持，府县合词以清，土公复回郡城。

六月望前，乡绅刘曙忽被抄提，曙字公旦，崇祯壬午、癸未联捷，晋江县

令，因世变未任，居乡亦甚韬敛，未知何以被祸？或昔年荆本彻盟聚诸人欲有所图，私造印章，拟人官秩，刘君曾受伪印故被提。未审然否？其老母亦提到官，曙及二子侃然抗词，大约恐无生理矣。

同被抄提者，又有管子静一家，吴太尊将二姓内眷留于别室，不令赴江宁也。

吴庠陆子上，因丁忧于其家，迁怒大厅曹虎，列其恶款，云诈取乡绅及典铺大户，动辄二三千金，共计数万金，皆都司袁瑞卿过付，其实皆属风影。于六月二十二日，令其子与婿将无名榜遍粘贴，被其下见之。拿解曹君，彼武人愤其婿与子，俱被夹，清晨，令人急请水苍兄到署，诉以受诬，欲送刑厅重究，水老婉曲劝解，但令送吴县审夺，因署篆乃本学师，犹易周旋耳。时曹公已陞常州总镇，行将赴新任，事得从宽释。未久，曹君卒于常州任上，且无子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新抚台周伯达上任，由阊门入，土公于城外交代过，即往江宁，其未行之先，将刘公旦面审一番，止解本宦往江宁，乃其内眷竟被兵丁抢散，太尊仅得留其一子，兵丁得其眷属，驻舟马头，索银取赎，公旦之母，李子木侍御岳母也，先凑银二百五十两赎出，余尚有六口在舟，须颇多银，一时不能猝办，未知何日得免此厄。

六月二十八日，中街路口俞家老夫妇，向俱持斋，是日俞老往上方祀神，见山地蕈多，携归烹而食之，未几毒发，六岁一孙先卒，乳姬一人又卒，老夫妇委顿殊甚，多方疗之不效，相继亦卒，以微物杀四命，异哉！

七夕前，兵丁二人夜往城外妓家欲留宿，因先有客在，兵丁强驱之去，其人不忍相争，遂为悍卒所手刃，明早地邻执以报官。

苏松兵备道赵福星，已陞任江宁左布政，代之者金一凤。先是，赵兵尊泊舟娄门接待寺河下，偶入寺随喜，见其凋敝，既归息，梦二僧持募缘，觉而异之，乃召寺僧至舟，果梦中所见者，愷任兴修，因欲去任，遂托吴太尊转行各县募钱穀以助营建，吴公以钱财出入难凭，寺僧持浼水苍兄主其事，但变革之后，虽上官劝募，一时未能响应，未知何日得就绪耳。

吴提督戕杀府僚，叛乱已有迹。七月，被戮于江宁，身尸委弃，有一人具棺欲敛之，守者谓不当收罪人尸，执见内院，其人称身是轿夫，不忍故主暴露，愿收■（殍〈尸上土下〉）之，甘心死罪。内院义而从之，竟不之罪。异哉！

宗师苏铨，丁丑科也。九月二十八日，按临吴郡。十月初三日，考儒童起，以次轮考九学毕。十六日，即往松江，此番盖岁试也。十月初十日，发进学案，本学止四十名，束于功令耳。每县另取数名入府庠。

按县卢传已满任，因新代巡丁艰，有旨令复莅事。于十月朔再入城，卢系

乡科出身。

十一月，周庄水乡忽有一虎在水中，被人提获，解官清赏。

织染北局，凡织龙段者，一动机梭，即现火光。此皆所未有，不识何故？

十二月初一日午间，浒溪仓前家失火，延烧数家，时西北风狂大，遂逾河起火，烧及阊门内上下两岸，东至书巷口，西将近官厅，总计百四五十家，至夜方息。抚镇两台俱来弹压，故绝无乘火抢掠者。俱多（下阙）。

季冬十六日，新代巡梁应龙上任，迺来各差御史及榷关户部，三员并列，皆新口。向因闽广拥立宗王，志图恢复，钱塘、江苏，尚相持不下，清朝欲获兵往取，旨下已几月，中军大帅即前取江南李寿名延龄者，然兵少，着令所往之地，每府助兵五百，调集稽停，故除夜前队方至吾苏，虽过阊门外，未曾有害，夜宿葑门外，地既僻寂，兵丁歇马，即往民家搜索酒食，凡小家度岁之需，多被攘去，甚有污及妇女者，幸不敢久停，一宿即行耳。

旧巡抚土公迁按察使，十二月中已履任，江宁洪内院亦奉旨回京，代之者马公名国柱，洪系明朝甲科，马固一白丁也。

戊子元旦，至初九日皆晴明，初十日迎春，雨竟日，自此连值阴雨，灯兴寂然。过上元夜，十六日才霁。十七日，大兵中队到，李公不入城，驻舟灭渡桥，候江宁陈操江至同行，停泊两三日，其马牛骆驼由阊门入，经吴趋坊到盘门。予十八日目睹骑卒一二人，辄驱马二三十匹，大约马有三四千，牛有千余，往过不停留，民家闭门罢市，兵苦无物得买，间或见有食物，便用强攘取，大抵葑门受害为多，府县先期令民居拨夫供用，阊门一带，每家出银二三两，不胜其苦也。

周子静，自为安抚通判，向后浮沈几载，近乃陞授河南开封府，管三十四州县，最为大郡，非常荣任也。后陞至青州道，何其幸耶！

理刑沈以牺，残岁已有解任之报，俟完漕兑，然后得去耳。后卜居于苏，竟以凌氏园亭为住宅，久之复他徙。

荡口华七，聚众颇多，清朝官兵莫能制。二月终，统舟数十只往虞山，常熟疑其攻城，警报入郡，不胜骇虑。彼不过登山酬愿，毫无侵犯，乃海虞将卒，亦坐视其陈兵往返，未敢一矢相加。

进士华久诚，向来弃官隐居，因未剃发，被缉，送往江宁，斩之。

申维实名腾芳，以明朝恩生，现任清朝户曹郎，管崇文门税课。其子浩夫在苏，不经少年耳，其友张兴公荐一方僧，云善医，欲浩夫送往僧舍暂寓，浩夫至草庵，经一宿，此僧即以盗情捕之，到官研鞫，辗转牵连。少司寇王玄珠，年踰七旬，同申浩夫俱被提狱，玄珠老保出，犹稽留于本府经历司，竟暴卒于司署，昇归后竟得释，总属上下相蒙，风影胁诈之局耳。

抚院周伯达，号洱如，先以厚资同内眷遣归山东，人财具被劫掳去，可谓伤心之痛，遂得重疾，后又将宦资载去，复被钞关满汉主政邀而取之，隐忍不敢言，疾乃增剧，闰四月二十二日卒于署。

吴江有地名钱家村，一不孝子失其姓名，家贫不能养母，其母久在姊家，戊子五月二十六日，偶接母归，见母携有簪珥，欲取之，中途，挤母沈于水，自谓得计，人莫之知也。二十七日，忽大雷电，其人在家恐怖，苦无地自容者，谓妻曰：吾惧甚。将避匿何所？妻曰：汝向不如是，何乃作此状？无已，则有巨缸在，可暂匿也。遂舁缸覆其人于地，顷之雷止，妻将出之，缸乃牢不可移，集乡人共举之，仍不能胜，不得已击破之，见其人无首，众大骇异，往报其姊，姊急归，于舟中见水面浮一女衫，似母平日所服，心已疑之，入门，问母昨已归，今安在？弟妇云：未尝归也。姊曰：吾昨亲送母与弟登舟者，适见水面之衣相似，盍往察焉？随往揭其衣，母尸果在，并逆子之头亦在母胁下，而口衔其乳。噫！异哉！天之立诛不孝，而显以示人如此，人其监诸（此条重如侄所述）！

五月二十四、五日，又有兵过苏，阖门内外，俱闭户以避扰。

六月中，有兵船载妇女若干往浙江，闻杭据城之半，驱居民悉令迁去，屋宇器皿，俱被兵丁占而有之。

清朝织造一事，为吾苏富家之害甚大，我明虽有织造，然上供无几，机户皆隶籍于局者，未尝概及平民。近设南、北二局，北局以满洲大人主之，南局以工部侍郎督之，恣拿乡绅及富室充当机户，上户派机八只，以次而降，下下派一只，大抵给发官价，仅及其半。机户赔补其半，刻期定限，雇机匠织成异品金彩龙凤蟒段，解往燕京，以供宫中诸族属服用。凡任机一只，每年约价百二十金，而进局诸费及节序供馈在外，真无穷之壑也。

戊子夏间，又忽有拔富之异，无论乡城富家，有衙役称其饶裕于县令，本县或发名帖往借几百金，或发朱票密拿其人，监某官取千金役索取或及浮尸（疑有讹脱）。一时受害者众，且有本非殷富，而仇口妄称，亦遭拿禁。

七月十三日，土公复陞右副都御史，莅吴，暂驻西察院。次日，府学祇谒先圣，庠友具呈讼长洲令赵瑾贪汗，满堂哄然。又一友因讲书讲及明伦堂一字，谓赵瑾持印打伤父额，为败伦，不可居民之上。抚公不悦，并呈首俱关学降斥，然知赵令犯众怒，即封闭县署，夺其印，令傅同知掌之，具疏上请，随提督衙蠹二十四人周弘训等，发本府鞫问，坐赃究拟，一时大快人意。

苏郡守吴崇宗，颇得民心，已陞马政道副史，将赴任江宁，士民公建生祠于虎邱。八月十三日，塑像入祠；十八日，吴公长行，多执香送者。

新知府徐应召，即于是日上任，亦辽阳人。来时道经山东，家眷四十口

，被劫失散，仅存数口至苏，文凭亦失去，后于路傍检得，已践踏残毁，履任后，补缀之以缴部。长洲县令贪横，土公已白简从事，两月后，得旨削夺，抚按提问，土公乃下之狱，发本府徐太尊、单四府，会勘拟徒，犹以为未蔽厥辜，迁延久之，后竟宽贷。

松镇李虎子领兵在闽，与金声桓合，其家口尚留松江，土公于十月中往松江，出不意执其家眷，送江宁羁留之。

九月末，忽封大小船于河下以备用，殊为扰害，商旅至于不行，各船停住月余，贫者多致饿死，后竟不用，仍令放去。

土院之后抚吴也，暂住西察院，因前院周洱如卒于清嘉坊东之署中，谓形势不利，大加修改。十二月初八日，值冬至节，是日乃迁入本署。予偶过之，见其建坊凿沼，东西置更楼，非昔故观矣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春，长洲新令郭经邦，于三日前到任。二十一日即与迎春，乃郭令貌既猥陋，又甚愤愤，惟群下是听。至庚寅秋，以不职罢去。

●崇祯记闻录卷八

己丑岁新正，吴中苟安，故上元将近，通衢委巷，多悬彩张灯，搭小景故事以娱目，有绝巧者，上官不禁，本府亦每夕出观，但阻于雨，雨止仍复增饰，至月终方止。

清朝银色甚低，初用止八成，后渐至四五成，愈奸巧，官屡禁不止。四月还，将各倾银铺炉灶俱折毁，一概不许倾销。民间殊觉不便。顺治钱价，渐减至每千值银三二钱。四月中，竟不肯用，一时官法亦无如之何，讹言藉藉，然会试报踵至，知此皆属妄传耳。

端午节，龙舟多至二十六只。五月朔日，齐集葑门外黄石桥，参观音大士，以后每日抚院工部总镇迭为宾主，共观竞渡为乐。

申维实以明朝官，任清朝户部侍郎，莅任浒墅关。苏人即官于苏，亦明朝口未有。时一满、一汉主关政外，又有一非官而同居公署者，因前任系三员并列，其人已纳贿铨部，适上命汰其一，铨部令其同来，分榷关之利以偿之，此皆创见之事。

太尊徐应召，病痢日久，卒于府署，单四府署其篆也。

各银铺共敛银二三千两，贿官及衙役，仍复开铺倾银，闻朱旗鼓贿口多，人言哄传，土公挾之二十板，聊以塞谤讪之口。

议征剿舟山，造水船于吴淞，其船高大异常，须十数围大木，凡木料人夫，皆责取于县令。县令新下乡村封木，僧寺及民家千树，多被斩伐，所取虽亦有限，然衙役索诈，及不肖子孙乘机借口伐去树者不少。树亦遭此一厄。又因造船，每图拨夫三名，往吴淞做工。半月一交代，上官督促甚严，人皆惮往

，雇倩之，值每名四五两至六七，贫小民皆现总出银雇夫，自夏至冬底未已，人深苦之也。

自鼎新以来，岁多丰穰，米价是年减至两许，然诸食用之物，及诸色工价之作，无不倍蓰；□米值不昂耳。

庚寅新正，亦无他故。吴中近用银色，大抵复多假伪难辨，实为不便。抚院特出示严禁，立毁倾银铺罐灶，止存十二家倾销，倘有假伪，责有所归，易究诘也。由是市易称便，钱价亦渐高，每千值银陆钱矣。

齐门外阳山，有名傅臻，年方三十二。四月初一日游西山归，解衣去袜，黄昏出门去，谓其散步于外，竟赴水而死。留书嘱其兄、别其妻，并七言律诗四首，自叹其决计自溺，已筹之数日前矣。其家呼舟觅尸，至初六日，得于齐门吊桥旁，辰刻雨中载去。此君本无他故，乃其抛妻弃家，甘心一死，若有甚不得已者，殆不可解！其诗云：落拓吴门三十秋，感怀徒惜敝貂裘。游魂已逐三湘浪，壮志空余万叠愁。碧水青蒲聊啸咏，晓风残月自沧洲。从今识破尘寰梦，何用凄其拭泪眸！又云：欲吊灵均问汨罗，伤心不觉泪痕多。尘怀漫倩清流洗，浪迹何妨放棹歌！不羡人间多利藪，来寻泽国水云窠。落花有意如相惜，愿尔年年逐逝波。又诗云：千林烟雨望中收，心事惟堪付碧流。破浪欲捞江底月，凌风愿觅钓矶秋。泉声呜咽如催泪，岳色苍凉似结愁。寄语不须倍惆怅，萍踪今已赴罗浮。又诗云：水国微茫映落晖，溯洄枉惜子牵衣。烟笼寒月明沙渚，浪蹴飞花满钓矶。时伴客槎歌夜静，闲随仙佩泛朝曦。半生泡影今知幻，向必招魂赋楚些。后复书云：此诗虽不工，颇自得意，弄笔濡牋，俱成此等语，知亦命固当然、数之前定欤！

自理刑既署府印，欲得实授知府，挽抚按疏请于朝，吏部恶其侵铨选之权，言于上，有旨责行贿赂徇私，着理刑赴京议处。由是土公闭门待罪，急令人入京，以大力挽回，遂得无恙。反加衔兵部右侍郎，兼右副都御史，仍出拜客饮酒矣。

四月初三日，土公又出示六门云：时当初夏，民间俱应戴凉笠，缀以伍纓，小帽满巾，俱不许戴。五日外，以违制论，后按院至，而遂禁也。

宗师李胤岩，残岁上任，即发牌岁试，于正月下旬考童生。二月中府考，宗师先按临松江。四月初五日，复经吴门。

四月初十日，新按台山西张慎学上任，甚有能声，常熟兑军将漕粮私梟，县令察知之，作柬致运兑官，欲绳以法，众怀忿，诱瞿令出城，剥去衣帽，缚于船上，大受窘辱。适守镇官过之，救援得免。此大不法之事，漕院闻变，即往海虞。

娄东王氏，与松陵吴氏，皆宦裔大族也。吴女才貌妖艳，而王氏子以机户

寓郡中，两相慕悦，遂私谐鱼水，因挈此女而逃，不肖杨介人以索贿未满足其欲，张大其事，以首抚镇两台，谓王生挟女往投舟山，诬以叛逆之罪。未几，捕获王生、吴女到官，土公发兵道审究，杨介人以挟私诬首，反受责破家，传有吴女供状，自炫其才也；录之于左。状云：

供得贱妾幼育名闺，长娴书史，重重书院，静锁春心十数年，寂寂芳踪，学赋悲秋千百首，敢夸林下之风，岂逊闺中之秀。祸因踏青南陌，惹来蝶浪蜂狂；随喜东禅，遇着莺俦燕侣。有太仓王生者，才同子建，貌似何郎。□□既挑，传得伊心寄流水，投梭未足，漫效予佩付江皋。托得侍婢以通辞，□倩女郎而申约；两联诗□，竟成红叶之媒；一首新言，遂作铜鞮之好。系游丝于萧寺，再易春秋；绾锦带于西厢，两往寒暑。犹恐欢娱不久，离别有时；是以王生泛范蠡之舟，贱妾踵西施之迹；将谓五湖浩渺，云雨当行；谁知七岛飘流，风波顿作。杨介介造成□剑腹刀，王子彦织就罗钳吉网。白面书生，诬作虬髯据海国；红颜女子，谬为吒利劫章台。命之不犹，夫复何恨？愿效重瞳之配，伏剑君前；甘同季伦之姬，捐躯楼下。幸遇神爷秉燃犀之照，水怪潜形；奋焚树之霆，山精破胆。杨贼已伏□幸，王生宜成其美。忆昔淡妆卓氏，服缟素而就相如。王孙弗较；红拂□□。着紫衣而归李靖，杨相不追。古有其事，今亦宜然。伏乞，神爷将奴断配王生，庶使潘安无恙，还夸掷果之车。贾女多情，永遂偷香之愿。拯痴迷于海苦，胜造七级浮屠；消旷怨于人间，奚藉五盃姻牒。了此一段奇缘，完却三生宿业。罪甘万死，恩戴山天。沥血披诚，所供事实。此未知果出于吴女之手与否？

是岁端午，龙舟比上年尤多，以上官不禁，且加赏劳故也。五月朔日，普安桥蛋行曹家内眷呼舟往看，偶尔舟覆，少艾之死于水中者六七人，或云四人，以瞬息游娱，罹杀身祸。惧哉！

下堡金氏巨富，居乡亦甚豪横。□朝，又夤缘一乡榜，声势愈张，其积怨者不少。有严姓者，颇狡悍，突与为难，搜其过恶，罗列冤对，讼之宪□。金氏乃捐重赀，各衙门以贿进。又令孝廉备酌邀诸被款曲，贿嘱，复胁以财势。人多惧祸，庭鞫时俱不敢执对，原告遂坐诬击狱；有性命之忧矣。值张按院初政严，妻拦街叫喊，再至不获准，且被撈。此女情急，乃袖藏利刃，俟放告进，旋自杀于霜台。按院君自睹其惨，文释其夫出狱，而严提金氏子监禁待讯。

五月初四日，齐门西淮一人，被粮船一水手击而毙，所以然者，因水手曾取于鱼池，居民阻之不听，遂至相角，而水手斗不胜，蓄怒在心，是日偶值，加以老拳，不意一举手其人即仆地不起，适中其要害故也。父老辈云，是人亦非善良，十年前邻近有奸情败露，妇愧而缢死，众共执奸夫欲箠楚之，是人攘臂争先，一拳便殴死奸夫，因有奸妇一死相抵，幸免重辟。今相距十载，亦

死强暴之手，且殒命之地，即昔奸夫就死之地，洵冤报之不爽也。

五月初七日，学院李公按苏郡。初十日考起，二十日完。先发进学案。二十八日，即回江阴。

抚按并设，有明官制，其来久矣。按称代巡，其任尤重于各御史，不意近日撤去巡按，殊为变更之未善也。

苏松巡按张慎学，方在振作，特拿长洲县衙蠹周弘训等下狱责治，欲正重辟，因有新旨，将离任回京，遂令理刑王二府一夕毙周于狱。周临命时，嘱家人市美棺，取华服，就狱入殓，舁归，欲停正寝受吊。王公知之不许，差官仍薄棺旧衣改殓，发棺口停下。此其人平日积恶，乃奢放太过之报也。

海上有陈和尚者，原系盐徒，十六年前，忽出家为苦行头陀，年且四十八矣。顺治七年春，有疮秽游僧来投止，他僧不肯容，独陈和尚留与共处而不嫌，久之僧将别去，谓陈曰：『汝何不出而救人疾苦』。陈云：『我一愚朴头陀，不谙方派，何能救人疾』！僧指佛前香炉曰：『此灰便可以救疾』。僧遂知所以之。未几，有抱疾者求陈和尚救治，试撮炉灰与之，令斋戒诵佛，以灰调水饮之，所苦即痊。自此远近哄传，趋赴日众，炉灰有尽，指树皮亦可，即枝叶与皮俱尽。又云座下土可用，争相掘取，顿成土穴，积水其中，后至者汲水而饮。如此者半载，上海令恐海岛奸人混入，不测之虞，报知土公，差官拨舟，载陈和尚入郡城，住北寺地藏殿内。苏城人仍复拥挤拜求，欲其治疾，及见此僧乃村朴人，剪头敝衣，不过劝人念佛诵经，持斋修善而已。初犹每日早、晚二次出立于桌上，有求之者，或以香灰，或即持来线香折几枝归家，焚香佛前，虔祷祈佑耳。北寺九级浮屠正在兴修，因此僧为向慕，即托其劝募，两年之间，塔以修成，陈和尚亦与有力焉。久之，人复趋赴，仍归上海矣。

是岁盛夏多风，天气凉若深秋。六月二十八日，狂风尤甚，阊门吊桥下有捕鱼者，桥上人多拥看，栏杆已朽，忽被压断，堕水者数十人。

七月初三日，送新进者入泮宫，天甚晴爽。

山塘对岸，有船匠居焉，其妻亦村中俏也，与一无赖少年奸稔，邻里及夫皆知之，后渐至无忌惮。船匠不得已愿与奸夫领去。其人云：若携去，便欲义贍之需，赠我二三十金则可，其丧心极矣。船匠愤甚，伺两人奸后熟寝，以利斧截其头，明早赴县首告，县薄惩十板，赏银五钱，着地方棺木二尸人（疑有讹脱）。

己卯孝廉管宗曾，年亦老矣，钟爱一仆妇；其仆大窃主人之赀，宗曾心知此仆所窃，从枕席间微露其意于仆妇；妇报知其夫，惧不免于罪，遂乘主人小恙饮药，投毒于口，管老服之立毙。其长子甲科正传，虽已先卒，尚有乡科及贡生、庠生，诸子将此仆捶之至死，地方官官长，谓其不告官而擅杀此仆为非

法。然逮其妇搆究，妇曾见其夫加一物于成剂中，但云不知为何物，以明己本不同谋，乃仆之行毒，昭然莫掩矣。

比八月中，总镇都督杨丞祖告病，许令回籍调理，彼北人卜居在当熟，于十一月中拥重货迁去。

南直宗师向一员，因岁考不周，万历中，始增为二，江南宗师所辖苏、松、当、镇、淮、扬六府及徐州，今又归并为一，江南竟兼统于江北。宗师乃乡科出身，十二月中发牌录科，到郡城残冬，今以县考生童矣。

是岁年底，长洲县令李廷季到任，府尊王光晋先于仲冬履任。

辛卯新正，总镇王燦至，仍称都督衔，烜赫不殊杨，而部下兵丁纵肆殆过前。

摄政王，旧岁冬，殁于塞外，朝议以其有大功于国，宜崇哀帝礼；乃颁以诏于天下。吾苏于二月十三日诏至，遂于十四、五、六日设幕哭临，仍明朝制服二十七日、庶民十三日之例。后又以为有罪，加以褫夺。追转哀诏，近来所颁之诏叠至，内翰林多借此以差遨游。

旧岁多雨，虽不至荒，而田中所收果薄，佃户又难告减，大抵勉强完租。新年至闰二月，又复雨多寒，米价逐日昂，每石二两四五钱。土公于初六日出示，禁外方贩去，及大户堆积上囤，亦为本图地方计，然价卒未减也。

是日，有旨撤去北局并织造之权，南局省一衙门役，亦属善政。

卯年大比之岁，往例乡试皆吊考，今宗师嵩阳，于二月末旬按临吾苏，亦属新例。松郡生童俱来就考，先松后苏，便远人也。于三月初二、三日大收诸童，以五篇为限，三篇者不阅，二篇者欲提父师，其出示云然。考过发进庠案讫，二十四日起马，即往江宁口矣。

幼闻吴中张麟孙有杀父异变，而不知其详。近阅戒庵漫笔记，为万历乙卯九月事。其父半刺，号慕渠，去官里居，子伪为盗以劫父资，遂为所手刃。其设谋下手，皆恶高升也。又枫桥宋氏事亦略同，其首祸乃西席袁胡子。

是岁四月，米价高至每石三两外，乡民多鬻子女。盐价每斤纹银六分。初九日夜，大雷雨，河水暴涨。明日，一望渺然，贫民饥乏，抚公设粥厂于六门，究所济有涯，亦不口而止。又令各图约主、约正，劝人出米平糴，上户欲其出十石，中户六石，下户三石，而人多吝鄙，且惮有富名；大约正肯认一二石。图中只得各机房当上户耳。

六月初六日晚，大雨又降，绵亘昼夜，遂至陆地江河。齐门西淮，地形颇低，水积庭中逾二尺，溢入书斋，鱼虾游泳自若。米值每石加至四两三四钱，此从来所未有。六月十二日方晴，而水又不涸，已蒔、已芸之田，多淹没，何吴民之不幸也！中旬连日酷热，人多中暑暴亡者。

朝议仍以为代巡不可无。六月二十四日，新按院秦世祯到苏莅任，新旨责成按臣加重，欲严其贪酷，祛除窝巨积蠹等。秦院一到，即拿常熟令瞿四达，钉扭下狱。发本府究拟。又拿苏州神棍沈子朗、常熟奴棍邹声施等重究，坐赃系狱。又将苏松胡兵备封闭署中，着令太仓州看管道印；委苏守暂署；因适有会审总漕一事，往淮扬月余，至八月二十五日，复回苏城进衙。

八月十六夜，皋桥东张觐溪家被盗劫去重资，刀箭伤其家人及邻家，共六七人，幸未至毙。有严姓之家一仆，箭穿其腹而死。禁城大街，寇盗敢于杀人行劫，大非犯法之罪（疑有讹脱）。张家告官广缉，未获其真盗、真赃。

八月终，新穀渐登，米价亦渐减。按院将沈、□、邹等四重犯，责七八十板未死，收入牢中毙之，又下苏松兵备道使者于狱。

张觐溪家被盗之夕，其对邻开纸铺者，闻哄，启户一窥，不竟盗以箭射来，竟从是人脑后深入，镞贯其睛，仅拔去箭干，莫能出其箭，皆谓必无生理，乃一目虽坏，竟免得不死。年余，其人卒自出镞，此诚一异事。

是年八月，乡试文场毕。十月中，例当乡试武科。旧按院辖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，统于吾苏，试三场毕，竟自取中出榜。近改南京为江南省，分任两按院巡方，如督学御史之例，秦院所属苏、松六府及徐一州，但令各州、县、府将武生一录；其府取者，两按院送往江宁就试省下，此新式也。然应武科者亦殊少。

土公国宝之再抚吴也，实鲜善政，但多方掊克，□□几无遗孑。用是上下皆致不满，彼以武夫据副都御史，兼少司马之尊，贪恋名位，虽已买宅扬州，积储重贄，而未能急流勇退，遂为秦按院所劾，谓其纵蠹虐民，婪赃枉法，临阵不前诸罪状；恳震干纲，以正大典。得旨先革了职，着督按从重议处。

十二月十四日闻报，督镇兵道等官即往收其敕印，已觉不堪，又闻按院究拟，已将扬州住宅封闭，所储重贄，并非己有，计无所出，恐督按究拟，在地方大伤体面，遂于是夕，弓弦自尽。十五日哄传，各官入视，飞报按台，停两三日方就殓，移于暂驻麒麟巷凌氏园亭，内眷随往，华廕尊荣，竟同一梦，此残岁一大异事也。

其抚标员役，被拿待究者殊多，岁晚晴明，直至除夕，人甚便之。

壬辰元旦，微雨。初三日上午，大雷，过午即止。明日复晴明，岁景颇佳。每年元宵前后，多张灯彩，而兹岁竟寂然，良由按院清正俭约，民间亦不敢为侈靡无益之事。且新创每家首有横木栏于街中，黄昏下锁，不便夜行故也。其设栏微意，盖欲下手土公，恐其或生变耳。

吾吴西郊固多，山而山皆浅小，无重岗复岭，深岩邃谷，故绝无虎狼猛兽。旧冬忽传山间有虎，人多疑惮；近又云乃奸狡以虎皮被体，潜伏林莽，以骇

行人，惧而去所携之物以逃，彼因攘取之，此盗之变局。正月二十七日，吴江曾杀一虎，舁入郡中，呈报各衙门请赏，乃知有真虎，故奸人假之因以为利，而为人所识，终不能做也。

浒墅榷关主事，旧正一员，□□初设三员，恣其上下科索，商民久困，近以革去冗员，仍归一矣。但逾额加增之税未去，吏书门阜，几尽俱发理刑监禁严究，此举亦大快人意。

新抚台周国佐，三月二十六日上任，云辽东人，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，莅吴暂居府学。

按院往江宁，奉旨会问旧抚标下有犯员役也，奈抚臣得罪，总督马公与有责焉，不无护惜；又新抚院同体之痛，皆中心不悦。按臣之执法者，由是罪弁皆以刑罚勉承为词，赃罪销为风影，代巡一人之口，不能胜群口之纷晓，徒抱愤郁，未能伸其直道也；并理刑向来承问，亦樱众怒，而不得安其职矣。

旧岁雨多水溢，半成荒歉。今春菜麦倍收，少苏民困。然又苦雨少，高乡不能插蒔，五月中断屠祷祈，未得沾之。

二十三日，秦院自会问抚标各犯回苏，黄昏登岸，民家从阊门直接到西察院前，家各悬灯于檐下，灿如白日，以俟其过。予适目睹之，亦自见众心尊崇爱戴。

二十四日清晨，即出行香祷雨，殆不惜勤劳者。

二十八日晚，大雨，虽未久即止，约有四五寸，农事赖以有济。

六月初一日，微雨。此后不久绝不雨矣。

抚台又忽申巾帽之禁。十五日，兵卒复抢扯人帽，行人多顶凉笠。

闽中不静，北来有兵赴之。十六日，骑卒入阊门，转吴趋坊，向南行而去。大抵马多人少，于午前接踵于途。

嗣汉天师张真人，自京袭爵回，道经于苏，地方官留之，搭台元妙观祈雨，亦未有应。十七日清晨，途值天师，导从冠着八座，年二十余岁，一位少年人耳。

五月望后，酷热，交六月来，连日大风而遂凉。十八、九日，风愈狂，声吼如隆冬，雨则绝无。农夫抱禾兴嗟，有田之家，皆忧荒歉也。

秦按院起马他往，沿途结彩甚盛，民多扳送瞻恋，大不胜情。

七月中，时有沾洒，禾稼得苏其半。然高田壤者已无救矣。

周抚院忽严拿理刑推官鲁期昌、衙役地棍等百数人，故宦凌侍御之子君亮、长洲讼师柳叔济，俱在数内。闭理刑于署中，各犯俱责迎风板，监禁待审。理刑公论原无罪过，只因抚公欲为土老报复，注意中伤之，审时授旨于本府，将所开名下诸被害，严刑加之，必欲实其赃。如□曾诈取凌君亮银三千两

，君亮平日持富骄纵，访拿亦不为过。但与理刑所无交契，况三千金亦岂肯轻馈人者。奈将君亮夹责不止，只得虚认为有，其他可知也。先年祁虎子按吴时，逋犯章鋬亦续责禁，收罗多属有当，但拿禁太烦，不无滥及耳。按台时在泰州，行牌提各犯去覆审，大抵概从轻减，然殊非抚台之意，余犯犹可宽，其属意苏理刑及凌君亮，俱定为绞罪，余犯责，未能末减开释。

抚公驻扎府庠，诚为未便，乃锐意拆卸许宦故居栋宇瓦石，改造于南城开府王衙之旧址。十一月初七日起工，诸工作人等皆给工值与之，非同拨夫之例，故人不以为苦。

长洲县令李廷秀，本非是科贡出身，乃旗下出身，以贪酷被拿禁，提往江宁审究，本府管粮吴三府署其篆。

织造陈工部在任已久，奉旨将还京，专候新政交代。十二月二十日，新工部侍郎周天成方到，饮迎风酒方毕，即被旗校拿去，未及履任也。此亦岁底一异事，陈公仍未得去任。

爆竹诚无益之费，然自昔有之，残冬新正，借此点缀岁景，亦无不可，近时严行禁止，遂致绝响。造炮者不得已载去外县，减价售之。

癸巳元旦晴明，至初三日，微雨，初四日午间，即止。

初六日新春，亦晴爽。

初八、九日，有兵往福建，从阊门外经胥门以去，人皆闭户以避扰，陆续后至者，二十三、四日边犹有之。

元宵，月明如昼，抚按两台俱有示，意欲民间大张灯彩，而竟尔寂寂，稍有零星几处，不为大观也。

二十日，知府王光晋被拿衙役五六十人，府印兼令吴三府暂护，候江宁府佐来署。本府理刑乡科夏天夏，残岁曰上任，然患病告假，各厅多缺官，近来仕宦，鲜能善其终而以升擢去者。

二月，新按院李成纪莅任。

初三日，于吴庠谒文庙，以府庠按院台居之故也。望后，江宁赵同知来署府篆，未几，以他事罢去。复调常州府宋同知代之。各差御史，朝议俱撤去，李按院莅任未几，即撤回京。

二十八日，周抚台新建衙宇成，迁入居之，属史乡绅，无不往贺。

三月中，夏刑病故，吴色令王麟标亦被削夺，候完钱穀乃得去。

四月十八日，长洲令宋聚奎上任，原籍陕西，以教职来者。

北人门口，初随吴提督标下来苏，虽后去官，竟卜居郡地，然乡里间颇作恶，其处家庭尤甚。其仆妇无不奸淫，且御下少恩，人皆怀恨。四月中一夕，七人协谋，先将其妻捆缚，而不加害，独将主人碎其尸，席卷其资瓜分之。

七仆各携妻遁去。盖筹之者预矣。此亦城中之变异，事闻于官，罪人未得之也。

工部侍郎周天成，虽被逮，事毕无恙，四月中复来管织造。

闰六月中，吴县令毛侃至，亦非甲科出身，山东人也。

常熟钱牧斋及郡中申维，久有首谋不轨者，事固诬妄，总□有所费，便尔销释。独江宁又起一大狱，不知何人遗一榜文，云明朝示：国势中兴，刻期将反正。马阁部就此查缉，干碍波及殊多。如吾苏申青门及任崑山令万曰吉，罢官寓居郡中者，皆差官来提究。青门已于正月初九日病故。本府只将其长子岱卿，同万令解去。抚公适在江宁，因先曾吊奠青门者，力陕其诬，然岱卿犹大受屈辱，被锁被监，所费不貲，久之竟得释归。

八月，知府高文若到任。理刑杨昌龄先到，辨西乡科也。

秋间，海中屯聚之众，侵扰苏松沿海县镇，郡中戒严，发兵守城，禁人上城行走，因水□船被火焚，复取木造船，木行苦之。

夜禁甚严，十月初一日黄昏，阊门内绸铺洪君宽偶犯夜禁，约用三金，便可解释，因不见几，反与守门武弁抗，其明早报院，父子枷示，大费周旋；罚修阊门吊桥，得释。闻用去三千金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戮囚于北寺前，斩决五人，又冻死一人。

新宗师发牌录科，吾苏于十一月县考生童，十二月中府考。

腊月十七日立春，残冬雨雪相继，人苦不便。

海氛不静，王总镇久留海上，抚台亦时往来海滨。